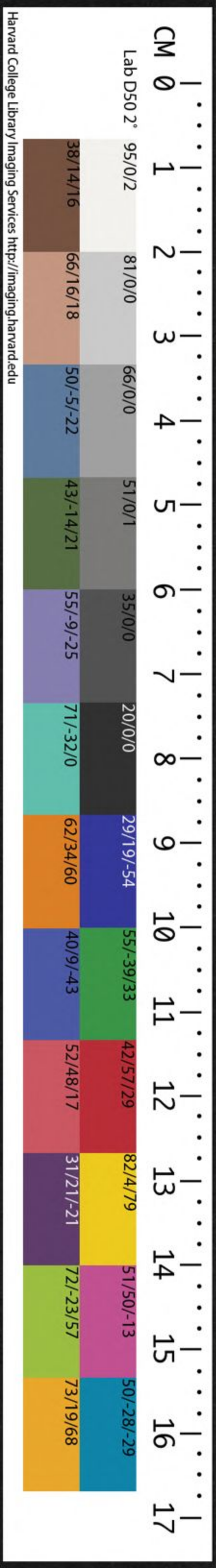


T856/4431(17)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25 1959



四書諸儒輯要孟子卷之三

都梁李沛霖山雲齋訂

男

學曾學堂  
夢雷廣思

全較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章句

此見行仁致王之易而伯功不足為也。以齊王猶反手也。一句最重。緊照伯顯說。此上是單管晏而言致王之易。此下言致王之易。由于齊之時勢可乘。文王何可當下以德時勢為眼目。而究竟德是根本。本文王有德而無時勢。故致王難。齊有時勢而濟之以德。故致王易。然時勢乃德之所乘。非無德而專靠時勢也。使管晏當今之時。亦止做得伯顯功烈。而其德不能成致王之功。此孟子所以異于管晏而不屑為也。通章三功字亦正相應。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公孫丑問於孟子曰在昔齊國賢相桓公時則有管仲景公時則有晏子茲兩人者其功固赫赫在人耳目間後來未有能繼之者今夫子固有志用世矣設一旦得諸要路而秉齊國之政如當日管仲晏子之功業可復自期許克繼前人否乎

西山真氏曰齊宣既慕桓文丑復慕管晏蓋羈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已久故不唯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蔡虛齋曰許猶期也謂自許也不是從人說是對孟子言故當作許說問子敢自許否

不但曰可許而曰可復許便有津津然慕其復見之意亦有恐恐然疑其不可復得之意足見公孫丑淺鄙處○此必孟子在齊齊王以三卿之禮待孟

子之時丑故以當路設問而欲復見管晏之功也輔氏以為丑初見孟子時事未確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戰國之時大道之不明已久功利之入人甚深雖以孟子之徒尚未敢必孟子之能為管晏而不知其卑管晏而不為也故荅之曰齊人之所知者管仲晏子子真齊人也亦惟知有管仲晏子而已矣此外聖賢之學術事功有高出于管晏萬萬者皆所不知也

蔡虛齋曰聖賢之事謂正心修德而致主於王道也即大學一部孟子所謂以齊王者○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言管仲之外更有抱格心致主之學掀天揭地之功者皆所不知也

附錄齊人豈不當不圍於習俗然惟知管仲晏子自是他常事孟子却用一箇

誠字罵倒便見公孫丑不能跳出這箇圈。積裏直使他開口不得。然誠字之前孟子亦未便以齊人待他。以其能知從學或不囿於習俗。今猶然為管晏復許之言。則依然只一齊人。此中有鄙夷他意思。亦有憐憫他意思。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

管仲孰賢。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

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蹙子六反艷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蹙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艷怒色

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

其賦也。然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

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

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子但知齊有管晏。不知管仲事功固仲尼之徒。所羞稱者也。昔者或問乎

曾西曰。聖門有子路者。吾子自度與子路孰賢。曾西以其擬已太高。蹙然不安

曰。子路在聖門。聞過則喜。見義必行。學已造乎正大光明之域。乃吾先祖所敬

畏而推讓者也。我向敢與之比乎。或又問曰。吾子既不敢比子路。若然則吾子

自度與管仲孰賢。曾西以其擬已太卑。艷然不悅。曰。爾何乃比我于管仲。且以

管仲之事言之。凡人功烈不至大就者。或因得君不專。行政不久。卑管仲相桓

公。桓公委心信任。其得君如彼之專也。獨操國柄四十餘年。大小政務都出其

手。其行政如彼之久也。宜其功烈之遠且大矣。今考其功烈。不過假仁義以成

伯功。其功烈則如彼其卑鄙而無足觀也。管仲之為人如此。爾何乃比我于是

乎。

疏義朱子曰。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規模來低。○慶源輔氏曰。楊

氏斷置得極分明。子路之才視管仲誠為不及。然子路之所學則聖人之道其

三

三

三

三

於管仲之事蓋有所不屑為者。○蔡虛齋曰子路勇於義而不可以勢利拘又負大有為之才若達却為國以禮道理則便是堯舜氣象結纓之節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所立如此曾子服之非謙辭也然曾子惟其知畏子路此曾子之所以為曾子也。曾子最服善如以能問於不能章其進慕顏子如此又知畏子路非用心於內者豈肯信意服人邪。○功烈其實足卑只到富強住了視伊周何如。

**附**或先以子路相擬因其不敢當而後以管仲為問是明知管仲不及子路矣。玩然則二字語意分明是轉落語非並提語也。畏只是敬畏非必畏之為不敢及。蹇然艱然亦極力形容其低昂。二子處得君專行政久固要夾起功烈。然時解謂得君專便合勢字在行政久便合時字在此却不然。假使管仲得君雖專而齊非洋洋大國行政雖久而非春秋凌夷之時則亦不可謂之時勢易也。得君專行政久而功烈猶卑總是他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王道處不必牽

扯時勢。○兩孰賢只就人品上說為是若就功業上較賢合則子路固無功業可見也。與管仲孰賢亦是較論人品。曾西却就他功業之卑以見他人品之劣非專以功業論孰賢也。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序**講孟子既述曾西答或人之言因詰丑曰以曾西之言觀之管仲固曾西之所不屑為也曾西與我學術同志趨同曾西不為則亦我之所不為矣而子乃以復許為我願望之手是不以曾西待我也。

**疏**蔡虛齋曰願望也此與可復許乎相應一從孟子說故許為自許一從丑說故願為相願。○或人初擬曾西於子路因其不敢當乃始以管仲擬之然則

或人之權衡殆亦審矣。第有未知曾西耳。

**附**參時解謂凡人願則為不願則不為此是將願字作孟子自己願望說矣本

文只是見管仲曾西之所不為。則我之不為可知。而子乃為我期望之乎。孟子不為在二句夾縫中。蒙引以顯字對前許字說為是。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聲

**顯顯名也**

**虞論**公孫丑曰。夫子謂不為管仲。則不為晏子。可知。抑知管仲晏子大有功于齊乎。管仲相桓公。尊周攘夷。諸侯皆奉其命。致其君伯于天下。晏子相景公。布德緩刑。一時盛稱其賢。致其君顯于當時。管仲晏子之功烈卓卓如是。而夫子猶以為不足為。不知更何以加于此乎。

**疏義**蔡虛齋曰。當晏子時。五霸俱沒。中夏諸侯。惟齊最強大。景公在位。且五十八年。諸侯莫侵侮之者。其任晏子。或用其省耕省斂之言。而興發或用履賤踊貴之言。而寬刑。或增其室。或更其宅。此皆賢君所為。如夾谷之會。能歸侵疆。亦庶幾知強仁義者。在當時宜其是他諸侯為獨顯也。蓋有所謂彼善於此者歟。

**附添**上已說功烈如彼。其卑豈不知其為霸。况顯乎。今丑却又舉來說甚。蓋兩以字見其霸。乃管仲以其君霸。其顯乃晏子以其君顯。這是何等才力。故下文以齊王猶反手。以王正對以霸。以顯兩以字說。前可復許。是疑其不能。此猶不以為是。訝其不屑。

曰以齊王猶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也**

**定論**孟子曰。管仲僅以其君伯耳。晏子僅以其君顯耳。而未能以齊王也。若我當路於齊。得君不必專。行政不必久。其以齊而王于天下。猶反手間也。豈特伯顯而已哉。此吾所以卑管晏而不為也。

**疏義**問以齊王猶反手。不知置周王於何地。曰。此難言。可以會意。如湯武之事是也。春秋定哀間。周室猶尊。至孟子時。天命人心已離矣。○蔡虛齋曰。此是孟子自負也。以言能佐輔之也。○以字正承上文。以其君霸顯二以字說來。皆謂

能致其君也

**附錄** 看來以王不能由反手以齊王乃能由反手以王是孟子本領以齊王出反手是當日時勢究竟只要有孟子以王之德縱不反手亦終須是王下時勢上說者因丑惑反手之說而開陳之也其實孟子雖當時勢之難亦必不中為管晏之事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益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

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益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崇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

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附錄** 丑因齊王反手之言而疑曰夫子以管晏為不足為弟子既已惑矣今又以王猶反手之易若是則弟子之惑益甚管晏姑無論且以文王惠鮮懷保之德其及于王者盛矣又享壽百年而後崩德之施者遠矣然僅三分有二其德

猶未遍及于天下及武王克商承濟大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是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業如此其難也今言王若反手之易者然是無待於百年無待于相繼非惟管晏不足為則聖如文王猶不足法與丑所以不能無惑也

**附錄** 東楊許氏曰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此言周公制禮作樂之後雖殷之頑民莫不率化趨善之時也○蔡虛齋曰德蓋指治岐之政九一世祿不征不孥之類下文德行速亦指仁政也且與未洽及大行字意相符不只就文王一身上說○不可謂在位百年也在位無百年只言其壽之長以見其在位之久也

**附錄** 集註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曰才有其二言未洽於天下也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正釋繼之二字也然後教化大行總承上武王周公蒙引單以制禮作樂為教化豈武王克商全無教化只待周公行教化





在上底。○蔡虛齋曰由湯至于武丁。至故久而後失之也。此言其時之難。以下條註云。自文王至此七百餘年。異于商之賢聖繼作。至異于紂之猶有善政。可見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至是以難也。是言勢之難。○此句只帶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不兼承上文。上文自有故久而後失之一句在。○賢聖之君六七作。則其教化之陶淑人心者。厚惠澤之固結民心者。深故繼之曰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流風以修身齊家之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此全是在上者。曰故曰遺曰流。皆自商之先王身上來也。○王觀濤曰。朝諸侯。即是。有天下。非既失而復有之也。只是振起之耳。

**附** 一時之難中。又分三段。一則見人心戴商之舊。一則見商家遺澤之遠。一則見諸賢維持之力。歷歷序來。見時之難如此。至勢之難。只用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一句帶出。可見時勢不平。對甚重。時字。即後夏后殷周之盛。一節言勢之易。王者之不作一節。言時之易。玩本文且字。一轉亦歸重在時上。蓋戰國之

時。乃急於望仁政之時。即無齊國之勢。亦不害其為易王也。未有疏於此時。未有甚於此時。兩明點時字。今時則易然。惟此時為然。亦重點。兩時字。大有深心。時解一味平說。似未得孟子本意。○然而。是以緊。相呼。應。不必以方百里起。斷住。而以是。以難也。總承時勢。蒙引說是。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茲音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虞** 知文王之所以難。則知今日之所以易矣。子齊人也。抑聞齊人之言曰。作事者以智慧。然雖有智慧之巧。不如乘事勢之便。乃可以有為而建功。不則智慧無所施。種田者以鎡基。然雖有鎡基之備。不如待天時之至。乃可以力作而有獲。不則鎡基無所用。可見時勢為王天下之藉也。而勢必因時。吾謂以齊王猶反手者。亦以今之時則易然也。

**附** 引言四句。只是見時勢之要。而不可不乘耳。並無以智慧句作主。而以鎡

基何譬之之意。時解皆以今時時字作日字看。言今日之時勢則易然後惟此時為然。亦兼時勢。愚意固兼時勢。而勢必因時。此意正須見得。如不當王者不作。惟悴虐政之時。則雖有地不改闢。民不改聚之勢。亦何所施。既當王者不作。惟悴虐政之時。則大國五年。小國七年。皆可以致王。孟子單點時字不點勢字。正有眼目。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鷄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原書**何以見勢之易也。昔夏后與殷及之盛時。王畿之地未有過於千里者也。而齊方千里。有其地矣。且民居稠密。雞鳴犬吠之聲。處處相聞。自國都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有其地。則地已闢。而不待再闢矣。有其民。則民已聚。而

不待再聚矣。地廣民衆。澤可遠施。以視尺土一民。皆商之有。而文猶方百里。起者不侔矣。乘此勢而行仁政。以王天下。誰得而禦之也。

**疏義**雙峰饒氏曰。勢是指事力而言。有地則有財。有民則有兵。地廣則財富。民聚則兵強。既富且強。所以舉事易。文王百里。地狹民少。所以難。○蔡虛齋曰。此言其勢之易也。易是甚事。謂齊王易也。故此條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下云。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以此民心之易得。

**附錄**註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緊對文王勢之難說。可見此假自重。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更着一又字。便是將齊有其民。包在齊有其地裏。面說非平對也。未有有其地而無其民者。但民不凋蔽。尤見其勢之盛處。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原**然不但有可乘之勢，而且當可為之時。自文武造周以來，至今七百餘年，無有聖君繼世，是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濶於此時者也。王者不作，故諸侯分爭，而于戈賦歛，無時休息，民之憔悴於暴虐之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以視商之賢聖，繼作善政，猶存者，又異矣。於此時，仁政一行，不待深恩厚澤，而民即感德，歸心誠如飢者易為之食，渴者易為之飲，其於致王，何難之有哉？蓋時之易，又如此。

**疏**蔡虛齋曰：問勢易時易如何分？曰：勢易以齊力量而言，時易以天下機會而言，有其時而無其勢，固不足以致王。滕文公是也。有其勢而無其時，亦不可以致王。大王王季雖周日強大，然商命未絕，至文王亦只三分有二，是也。

**因**如滕文之弱，雖當其時，亦不能致王，此所以必兼勢說也。但不至弱於滕。

文則大國五年，小國七年，皆可以為政於天下矣。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自是戰國時候如此，未有疏於此時，未有甚於此時，是古來第一箇機會。兩點時字，兩點易字，正與今時則易然，惟此時為然相照。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

**置郵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傳**時勢固易行，仁而况仁政之行，本自速乎。昔孔子有曰：人君之德，出身加民，其流行之機，更速於置郵而傳命，蓋其誠於此而動於彼，不待疾之而自速，不待行之而自至也。德行本速如此，而况有時勢之可乘乎？

**東陽許氏曰：**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雙峰饒氏曰：德之流行，即是應前而文王之德，底德字，蓋德是本，全靠時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乘勢，有德基而後可以待時。若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呂晚村曰：孔子此言，自不關時勢說，單說德之行速如此。孟子前既言時勢之易，此引孔子之言，又見德行。

本易故下文總結謂事半功倍方兼時勢說見不必有文王之德而王可反手也。○此正對文王之德講速字正對百年繼之文無時勢故難齊有時勢故易然易固是速難亦是速緣德本極速也。

**附**泰上於文王只言時勢之難於齊只言時勢之易似時勢易則自能致王而反脫却德字矣故此節引孔子言德之流行本速况加之以時勢之易耶故下緊接當今之時云云文氣正如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者也蒲蘆也一般謂時勢德二平者固非謂德行速只附在時勢易上者亦謬。○時解謂置郵傳命猶有漸而至若德之流行舉心加彼不介而孚比置郵更速愚意此亦着跡節德行之遠近豈無漸次但言其至速之意可耳。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倍此時為然聲此時為然聲乘夫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解**今當民苦虐政之時以萬乘之國之勢而使我當路於齊法文王以行仁政民之感其德而悅之者猶解其倒懸之苦也孰不向風而歸附乎故所行仁政之事只半於古人不必百年之久而其功必倍於古人德化洽於天下惟此時為然蓋時勢易而德行速是以用力少而成功多也所謂以齊王猶反手者此也而子乃以管晏之功為我願之乎。

**疏**義呂晚村曰事半功倍只是一箇易字正對針是以難也難字古人正指文王是通章總結齊王之易與辨文王之難兩件事理合一處。

**附**泰德行原不因時勢之易而後速然時勢易則德行益見其速耳文王德行非不速如置郵傳命路途却有阻隔相似孟子以齊王非德更過於文王如驛馬更快步遞善走路途全無阻隔安得不事半功倍。○當今之時一句提起又以萬乘之國而行仁政民之悅之自是猶解倒懸矣倒懸須是仁政解然民如倒懸豈非王者不作而憔悴於虐政乎分明單對時字說但非萬乘之國之勢。

則解之猶難有萬乘之國之勢則解之更易耳。此時字所以重於勢字也。故此  
時為然。雖兼時勢易而德行速。然時字畢竟是吃緊。故獨拈時字出來作結。此  
意學者當善會之。

### 加齊章全信

此詳論不動心之道也。以不動心為主。其所以不動心者。由於知言養氣。而知  
言養氣。却從願學。孔子來前。吾嘗聞大勇於夫子。已伏願學之根。後堯舜百王  
等語。亦與大任相應。○首節言已當大任而不動心。二節至守約也。大槩言不  
動心之有道。自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而反動其心。言告子之不動心。而斷其  
失。自敢問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矣。言已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者。在知  
言養氣。自宰我至學孔子也。言已不敢當孔子。而實願學孔子。自伯夷至末。則  
言孔子之尤盛於羣聖。以見其所以願學也。○孟子之學以窮理集義為始。不  
動心為效。惟窮理為能知言。惟集義為能養氣。明理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

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  
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  
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辰講公孫丑承上章之言。又設問曰。論天下之事易。當天下之事難。夫子若加  
以齊卿相之位。得行其道焉。雖由此位而建功立業。小則致主以伯。大則致主  
於王。皆所優為。無足怪矣。然任大責重如此。夫子處此。亦有所動其心否乎。孟  
子曰。否。不動心也。我年至四十。道明而無所疑。德立而無所懼。此心已不動矣。  
今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又何動心之有。

疏義朱子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義。無所畏怯。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

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公孫丑雖不知孟子必不謂以富貴動其心。但謂霸王事大恐。孟子了。這事不得便謂孟子動心不知霸王當甚閑事。○公孫丑初問謂任此重事還動心不動心。孟子答以不動心極容易底事。我從四十已不動了。告子又先我不動心。公孫丑又問不動心有道理無道理。孟子又告以有。於是又舉北宮黝孟施舍之勇。也是不動。然彼之所以不動者皆強制於外。不是存養之功。故又舉曾子之言云。自反縮與不縮。所以不動。只在方寸之間。若仰不愧俯不怍。看如何大利害皆不足以易之。若有一毫不直。則此心便索然。公孫丑又問孟子所以不動者如何。孟子遂答以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若依序問。當先問知言。公孫丑只承孟子之言。便且問浩然之氣。○雙峰饒氏曰。集註恐懼疑惑四字。雖是說心之所以動。然恐懼字是為下文養氣。張本疑惑字是為下文知言。張本要之不疑惑。然後能不恐懼。故集註論心之動。則以恐懼居先。論心之所以不動。則又以無所疑惑居先。○又曰。道明屬

知言德立屬養氣。○東陽許氏曰。此章當作五節看。疑懼二字包一章大意。而直字貫乎其中。○蔡虛齋曰。理在事物上為道。故曰明。屬無所疑。理得於己為德。故曰立。屬無所懼。

**附錄** 既曰由此霸王不異矣。又曰如此則動心否乎。分明以王霸之業功為在外。而以心之動不動為在內。將內外打成兩截矣。豈知應動心便自擔當不起。總可建此霸王之業已。只是應之如等閒。豈有兩箇。○上章孟子既以王道黜霸功矣。今必曰由此霸王不異。仍不肯撇却霸字。是何等拖泥帶水。孟子只要講不動心之道。無暇辨他。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賁音奔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孟賁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當丑曰。當大任而不動心。若是則夫子之心能荷天下之重。比之孟賁之力。

僅能舉百鈞之重。始過之遠矣。孟子曰：人但固守其心而使之不動，是亦不難。即如告子之為人，乃能未至四十已先我不動心矣。是何足為難哉。

**疏義** 朱子曰：告子之不動心，是粗法。或強制不動，不可知。或臨大事而不能不

動，亦未可知。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又曰：告子不動心，是硬把定。○新安陳氏曰：告子強制其心而能不動，孟子有定見，有定力，而自然心不動。此處

孟子亦姑借告子以淺說耳。○蔡虛齋曰：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朱子下一借字好。蓋孟賁以力，孟子以心。丑非全不曉，而以孟子之不動心為孟

賁類也。故曰借。而丑亦自言過孟賁遠矣。若全以為一類，亦不得為過之遠。○孟賁勇士，齊人力能拔生牛角。秦武王好多勇士，賁往歸之。

**附錄** 註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可見是不難。非不動心真不足為難，但不問其所以不動者如何，而第要不動，則告子亦常先我不動心矣。何足為難乎？則此亦不足為難。是緊貼告子說。孟子正要發明不

動心之道有許多般。故先開一步。○一先字便見不難。此解因以先字為告子罪案。其寔何妨？未四十而不動心，如顏子年未四十，何嘗學問不及孟子？但告子之先却強制耳。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序講** 公孫丑曰：敢問心之不動，亦有所以不動之道乎？孟子曰：人之所由不動

其心者，皆各有所主，固有道也。

**疏義** 新安陳氏曰：有主二字，包得濶。下文黜舍曾孟皆是有主，但有精粗之分。

**附錄** 丑承告子先我不動心而問有道，則問自是大槩說。非專問孟子不動心

之有道也。故孟子槩以有字答之，而下言黜有黜之道，含有舍之道。曾子亦有曾子之道也。黜舍之道，影照告子曾子之道，影照孟子後於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以下，乃發明之時，解專以有字指告子舍黜一

流人說者非是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撻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紂反撻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黝名膚撻肌膚被刺而撻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小心也

**同**不動心之道在養勇而養勇之道不同如北宮黝孟施舍皆孟賁類也而皆能養勇以不動其心北宮黝之養勇也其肌膚不至被刺而撻屈其目睛不至被刺而逃避不但不為人所刺推其心雖一毫小挫於人即若撻之於市朝之大辱黝不受也即其不肯受辱之心非惟不受挫于褐寬博之賤必欲有以報之亦不受於萬乘之君之貴必欲以有報之以故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

之賤則視天下又安有可嚴憚之諸侯乎非惟不受挫而必欲刺而報之也如人以惡聲加我我亦必以惡聲報之况挫辱之不止於惡聲者乎此蓋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此一道也

**疏**朱子曰孟施舍北宮黝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告子惟恐動着他心○雙峰饒氏曰惡聲必反不專謂諸侯於褐寬博萬乘皆然○東陽許氏曰一毫挫於人謂所辱者至小也不受者必報之也不惟必報於賤者雖貴者亦必報之惡聲至必反之謂不惟辱來必報雖言小不善亦必報也

**提**提起北宮黝之養勇也一句則下面皆言其養勇之道是如此曰思曰視是他心之所主在此故能養成其勇便如此若肌膚被刺亦挺然不撻目睛被刺亦挺然不逃不但無此理且既被刺矣何必勝之有他却是膚斷不被刺而撻目斷不被刺而逃耳○註云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可見不受於褐寬博亦不



受於萬乘之君。緊跟上思以一毫挫於人。二句來言思以一毫挫於人。便若挫之於市朝。故不受一毫之挫於褐夫。亦不受一毫之挫於萬乘之君。至他視刺萬乘之君。則又若刺褐夫。此二句是又轉一步說。見他不受人之辱。而加威於人。則又易如也。無嚴諸侯。却因上思字。視字說不寔。故又以無嚴諸侯一句。總實之。曰挫曰刺。寔受其傷辱也。惡聲則所加者微矣。至亦必反。充其必勝之物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

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各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益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序**北宮黝之養勇。固如是矣。若孟施舍之所養勇。則又不然。孟施舍之所養勇也。其自言曰。人貴敢戰。我當未戰之時。無論勝也。雖其勢不克勝者。而自我

視之。猶之能勝而無所退怯也。若量敵之弱而後進兵。慮已之勝而後進戰。是無勇而畏三軍者也。夫勝敗兵家之常。舍豈能保其必勝哉。但能勇往直前。無懼而已矣。惟其無懼。則生死利害皆不足撓其中。而視不勝猶勝也。北蓋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又一道也。

**疏**問集註云。施是發語聲。何也。朱子曰。此是古註說。後面只稱舍字。可見問

有何例可按。曰。如孟之反舟之矯尹公之他之類。○量敵慮勝。此孟施舍。訛他人之言。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問那是孟施舍守約處。曰。孟施舍本與北宮黝皆只是勇夫。比曾子不同。如北宮黝孟施舍孟賁。只是就勇上言。如子襄曾子告子就理義上言。○新安陳氏曰。舍黝本以心有主而能不動。一則主於必勝。一則主於無懼。蓋是粗猛之不動心。孟子此處且敷演粗說。○東陽許氏曰。黝舍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下。公孫丑以孟賁比孟子。故孟子亦以勇士之類言之。

視不勝猶勝也。不是既不勝了，猶以為勝也。正指初進戰之時，視不可勝之敵，亦如可勝一般。心中毫無懼怯，正與下量而後進慮而後會者相反。舍豈能為必勝哉？却又自問一句，見他胸中有主，不動心有道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黝務敵人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

**定論** 黝舍之勇固皆不動心若論其所守亦有不同蓋孟施舍則以無懼為主是取必於已其氣象似曾子反求諸已也北宮黝以必勝為主是取必於人其氣象似子夏篤信聖人也夫二子之勇均出於血氣也不能定其孰勝但就中較量則黝之心主於必勝是求在人者也求在人則有時而不可必舍之心主於無懼是求在已者也求在已則無往而不自由此舍之所守比黝為得其要

也

**疏義**

朱子曰二人勇力之士耳孟子特以其氣象之所似而明之非以其道為

同乎二子也○雙峰饒氏曰此是論二子之勇有所似非論其是非等級也然

將二子所守來比量則孟施舍守其在我者為得其所守之要耳○蔡虛齋曰

舍似曾子黝似子夏此只是言二子之所以為勇者其不同有如此未說到優

劣也○北宮黝亦有守均是心有主也心有主便亦是其所守但所守不如舍

之約也故註云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呂晚村曰孟施舍似曾

子北宮黝似子夏語語句似應以舍黝為主而援卜曾儼之然孟子原為論已

之不動心因公孫丑借孟賁為言故孟子亦借黝舍之養勇以引入養氣之說

二步步打到自身上養勇亦以守約為上故二子中已是北宮陪舍借黝舍陪

出曾子子夏却又又是子夏陪曾子孟子之學源本曾子故說曾子正陪出自己

一路脫卸到曾子一住此二句雖是評品黝舍却正為過渡出曾子子夏空中

形影譬颺是孟子文章神化處

**附** 黜舍與子夏曾子大不相似。孟子却道他相似要緊處。何為着此閒文。正謂不論精微但論外面假氣象則舍亦可似曾子黜亦可似子夏然則不論精微但論假氣象則告子亦何不可似孟子乎。於此四人不相粘合處。要看得粘合。又要於粘合處。看得寔不粘合。○註解賢猶勝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蓋一箇以必勝為勇。一箇以無懼為勇。若兩箇相敵。未知那箇勝來。然不論勇而論守。則守必勝者。不若守無懼者。為得其要也。何也。必勝恐有時而不勝。無懼則安往不得其無懼哉。○此章書似字同字異字。正是一章眼目。惜無人拈出。從來異端之亂聖學。只是一箇似字。聖學之不同異端。亦只要辨這箇似字。不然孟子只自言不動心。在於知言養氣足矣。何為攀扯告子來說。正以告子之不得勿求。有似於能知言養氣。而實大異於知言養氣。恐人以強制不動者。亂聖學耳。引一告子。又類引黜舍。見異端與異端亦有辨也。引一願學之孔

子。又類引冉牛顏閔與夷惠許多人。以聖學與聖學。猶有辨也。北宮黜孟施舍與子夏曾子何涉。而謂其有似。正以黜舍似子夏。而實非子夏。曾子影見告子之似孟子。而實非孟子也。前以似字埋伏。後以同異字相照應。隱含線脉。正即孔子惡似而非一段意思。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

**不慙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揣。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居** 然舍雖優於黜。要之皆非大勇也。昔者曾子謂其門人子襄曰。子好勇乎。

則必好其大勇而後可。吾嘗聞義理之大勇於夫子矣。夫子有言曰。天下之氣。以理為主人所恃。以常伸而不屈者也。使自反其已而不縮。理屈則氣不伸。雖一褐寬博之夫。吾得不慙焉。懼之乎。使自反諸已而縮。理直則氣自壯。雖千萬

人之眾。吾亦往而敵之矣。此所謂大勇而為子之所當好者也。觀此則曾子之勇誠大矣。

**疏**朱子曰。引曾子謂子襄之言。以明不動心之由。在於自反而縮。下文詳之。○新安陳氏曰。此曾子之大勇。以義理之直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子之論至。此始精細。下文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之說。蓋自此自反而縮發之也。○雙峰饒氏曰。縮不縮。指理言。不惴吾往。指氣言。理者氣之主。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孟子因丑有過孟賁之語。所以先說黜舍。然後說歸曾子來。○魯齋王氏曰。朱子云。孟子養氣之論。孔子已道了。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愚謂與此正相表裏。自反則內省也。直則不疚矣。雖千萬人吾往。不憂不惧也。

**附**語類云。引曾子謂子襄之言。以明不動心之由。在於自反而縮。則可見本文自反而不縮。二句。只形起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來言不縮則必惴。如何為大勇。必自反而縮。然後千萬人無不可往。然後乃為大勇。時解有謂惴處。

止是勇處。能惴乃能往。其說斷不可從。蓋既自反不縮矣。則我之理不直。氣不壯。如何尚為大勇。或曰。古今無自恃底聖賢。安在事事皆縮。而有必往不惴之心也。曰。聖賢雖縮。而不敢自以為縮者。乃其望道未見之虛懷也。若自反尚有。不縮。則即是集義之功未至而行。有不慊於心矣。是養勇未成。時事不足。大勇時事如孔子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必定是不疚矣。豈尚有疚。而以為不疚乎。○自反之所以能縮者。固由平日功深。然自反只在當下說。不在平日用功說。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疏**彼孟施舍之氣象。雖似曾子。然舍之所守。不過一身之血氣。固未嘗反之於心。以自省其直於不直也。又不如曾子之。以自反而縮為勇。則其所守尤也。

其要也。反身循理。此曾子不動心之道也。所謂不動心。有道者不可于此。驟見哉。

**疏義** 朱子曰。曾子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耳。○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寔物。約是半虛半寔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黝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尋常人說守約二字。極未穩。如云守氣不如守約。分明將約字做一物。遂以約字對氣字。所謂守約者。所守者約耳。○雙峰饒氏曰。浩然之氣。便是大勇。以直養。便是自反而縮。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便是自反而不縮。○東陽許氏曰。章首至守約。為第一節。○顧麟士曰。此節又出氣字。前不如是已。與人之辨。此不如是理與氣之辨。

**附錄** 孟施舍之守氣如何為約。蓋他不論勝不勝。只是以無懼為主。此是可自信得及底。人斷不能屈撓他。豈不是所守得其要。然只是氣上守得其要耳。未

於理上守得其要也。曾子只是反身循理。故所守尤得其要。時講孟施舍守約。以曾子較之。則曾子所守為尤約。便似孟施舍不約一般。本文却是說舍所守之約。是氣上約。曾子所守之約。是理上約。守氣之約。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問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

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被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

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序論**夫知黜舍則知告子知曾子則知孟子矣。乃丑猶未悟。又問曰。黜舍曾子之不動心。固各有道矣。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先夫子不動心。其道亦可得聞與。孟子曰。欲觀告子之不動心。觀於其言而可見矣。告子嘗有言曰。凡於言之理有不達。是不得於言也。告因而反求諸心。則心為之擾矣。但當舍置其言而勿求於心。凡心有疑而不安。是不得於心也。苟因而求助於氣。則心為之役矣。但當力制其心而勿求於氣。告子之言如此。自我觀之。心本也。氣末也。既有本末之分。其差自有緩急之數。故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是亦知心重於氣。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若言外也。心內也。外之不能達其詞。皆由內之不能明其理。不得於言。正宜反求之心也。彼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則言

之理終不達。而心亦置之無用之地。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要其極而論之。則不可者固不可。而可者亦未可也。夫志者。運於一心。而氣之張弛隨之。固所以宰乎氣。而為氣之帥也。氣者。充於百體。而志之運用由之。亦所以輔乎志也。夫志而曰帥。則所以立此氣之體。固為至極焉。然氣而曰充。則所以達此志之用。亦即次於志焉。雖有末本緩急。而其實不可偏廢也。故曰。人之於志。故當敬以持之。使不失吾精明之體。而常足為氣之帥。其於氣亦當順以養之。使不虧於充滿之用。而常足為志之助。急於本而亦不緩於末。然後為不偏之學。盡善之道。彼告子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夫豈可哉。

**論語**朱子曰。告子不自知其言之所以失。而孟子乃兼貫物我。舉天下之言。所以失者而知之。是以其心正理明。而無疑於天下之故。至其由。是以集義而不慊於心。則非義之義。亦不得以入於其間。而真無不慊於心矣。○持志所直其內也。無暴其氣。所以防於外也。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焉。則志正

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不得於言。只是不曉這說話。言只似道理字。○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告子不動心之法。告子只就心上理會。堅持其心。言與氣皆不理會。不得謂失也。有失於其言。則曰無害於心。但心不動。言雖失。不必問也。惟失之於心。則就心上整理。不復更求於氣。○不得猶曰失也。謂言有所不知者。則不可求之於心。心有不得其正者。則不可求之於氣。孟子謂言有所不能知。正以心有所不明。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其不得於心者。固當求之心。然氣不得所養。亦反能動其心。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可而未盡也。蓋知言只是知理。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心。要他不動。孟子只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蓋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識寔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後無引助。只恁孤立地。此其所以與孟子不動心。

異也。○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心與言不相干。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心與氣不相貫。○問血氣之氣。與浩然之氣。不同。曰氣。便只是這箇氣。所以體之充也。便是。○志最緊。氣亦不可緩。志至焉。則氣便在這裏。是氣亦至了。○也不是先後。也不是大小。只是一箇緩急底意思。志亦是至然。氣亦次。那志所爭。亦不多。蓋為告子將氣忒放低說了。故說出此話。○持其志。毋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潛室陳氏曰。集註謂致養其氣。即無暴。氣發得暴。失養故也。即言致者。見養氣之難。須以集義為本。又無正怠。助長之弊。方為能致養也。○慶源輔氏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可。氣固有時能動其心。然心之不正。未必皆氣使之。心是本。氣是末。所以為急本而緩末。猶之可也。言尚為可也。○心有知而氣無知。雖云氣一則能動志。然大抵是氣隨心動。故以志為氣之將帥。氣從志所使。猶卒徒之聽命於將帥也。不言心而言志者。志者心之動。而有所之處也。但志則就其動處言。故尤切耳。下文又言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亦可見其心無形。而氣有質。

雖云心為本氣為末。然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而不至餒乏者。寔賴氣為志之卒。徒也。志而無氣。則志無所使。亦由將帥而無卒。徒則亦虛名而已。○雲峰胡氏曰。集註於持志而守其志可也。必曰敬守其志。添入一敬字。最有意。蓋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者在敬。敬義夾持。方為成德之事。○蔡虛齋曰。此問是問孟子告子所以不動心之道。處正承不動心有道乎。曰有而云也。如黜之不動心。其道在必勝。舍之不動心。其道在無懼。曾子之不動心。其道在反身循理。下文告子之不動心。其道在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之不動心。其道在知言養氣。雖有得失精粗之不同。然要皆心有主而能不動者也。○告子寔未嘗不動心。何以言之。不得于言。不得于心。便是動心了也。故曰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然其心終必有不安者。○心者氣之主也。力制其心而不為氣所動。是亦知心之為重也。此只就力制其心上說。為急於本。若正論急於本。則須是持其志。方是此特據管子所病而取其彼善於此者云耳。

○氣自是氣。体自是体。自首至足。都是体。氣則行乎体之中。体無氣則餒而不能運動矣。故曰氣體之充也。○陸稼書曰。時說謂告子守其空虛無用之心。不管外面之差失。因目為禪定之學。其寔非也。告子乃是欲守其心。以為應事之本。然既不能知言養氣。則其所守之心。亦何能以應事故。猶自覺有不得處。雖有不得。彼終固守其心。絕不從言與氣上照管。始其久也。則亦不自覺有不得而冥然悍然而已。以冥然悍然之心而應事。則又為王介甫之執拗矣。

**附**

或問告子不自知其言之所以失。而孟子乃兼貫物我。舉天下之言。所以

失者而知之。蓋告子不自知其言之失。是於源頭處先不清。更何能知天下之言。孟子既兼貫夫物我。於天下之言。所以失者而知之。又安有不自知其言之失之理乎。此言字雖有不同。而未嘗不可彼此互勘也。又曰。是其心正理明。而無疑於天下之故。至其由是以集義。而無不慊於心。則非義之義。亦不得以入於其間。而真無不慊於心矣。曰。由是以集義。可見知言是前一截。工夫蓋必窮。



理乃能知言。精義乃能集義。至于義無不集。則浩然之氣無不充滿。而配道義矣。此知言養氣雖爲二事。而初無兩種工夫也。○告子不得於心。不是他已知持志了。但不知無暴其氣也。聖賢之持志是敬。以直內。告子之不得於心。但力制其心。而不求助于氣。只是硬把捉在這裏。與持志相似而不同。至勿求於氣。更是聽其氣之暴而不防之於外矣。謂內外交養。他已缺了外半邊。論內之養。他又不知敬。以直內學問。○朱子云。持志却是養心。也不是持志之外。別有個養心。持者把捉。教定當喜時也。須喜。當怒時也。須怒。當哀樂時也。須哀樂。審教定後。發必中節。這是持志。愚謂養心當兼動靜。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是也。持志則動邊意居多。蓋志是心之所之。已是動了。却持之。使他當理中節。故朱子以當喜怒哀樂言之。要亦離不得敬。故註曰。人當敬守其志也。或曰。敬守其志。使之發必中節。便是不使喜怒哀樂之過其分矣。而又以無暴其氣爲下面一截事者何也。曰。持志時。固是要喜怒哀樂發必中節矣。然臨時却或不當喜而

喜。或正當喜時。忽過其分。這便氣之暴處。故理上應事分明。又要氣守中節。乃能無過。故曰。無暴其氣。是下面一截事。○夫志六句。旣承不得于心。勿求于氣之可者。亦不可。而辨之。則持志只對不得于心。無暴只對勿求于氣。見內外本末。當交相培養之意。並告子之不但不能養氣。而強制不動。亦不可謂之持志者。亦未及細辨之也。黃洵饋候以持志對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於是時解。混纏入四句。而晚村亦以每上一句承上不可。每下一句駁上可字。候矣。○知言善養。都是成效字面。若論工夫。則窮理方能知言。集義方能養氣。而集義必先窮理。則窮理是始事。集義是終事。故朱子謂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識寔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前者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此以心之不動處言。因有知以爲引導。而浩然之氣以爲之助也。金仁山不得其解。乃謂用工夫。知言是其要。養氣是其助。則悞重知言而輕養氣。不知語工夫始事。以窮理爲難。終事。則集義亦不易。語成效。則知言直貫乎集義。

之後而養氣直配乎道義之全不可有輕重之分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

也。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扶夫音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

也壹專一也蹶顛質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

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

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定論**公孫丑未曉至次相須之義復問曰夫子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則志重氣

輕專持其志可矣乃必兼言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孟子曰志氣本是相

關若志之所向專一固足以動夫氣而不得安寧氣之所在專一亦足以動夫

志而不得安寧也何以見氣一之動志今夫人意料之外忽然而蹶什者忽然

有事而奔趨者是氣之所在也而反以動其心不得安寧豈非氣一動志之驗

乎惟志一動氣則志固當持惟氣一動志故氣又當無暴也

**論**朱子曰公孫丑疑只就志理會理會得志氣自隨之不必更問氣也故云

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孟子下文專說氣云蹶趨之氣亦能動心○志動

氣者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却是下流壅而不泄反濁了上面也

○氣若併在一處自然引動着志古人所以動息有養也○雙峰饒氏曰君子

所以足容重手容恭聲容靜氣容肅行中鸞和步中采齊皆是要無暴其氣○

東陽許氏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反動其心為第二節○黃氏紹曰持志工

夫簡而易知氣養工夫密而難明故孟子因公孫丑之問獨詳於養氣而不復

更言持志○慶源輔氏曰志者心之所之故可言向氣則做出來底便是不可

以向言只得下在字下文云氣專在是兩在字相照應

**附錄**若孟子開口便說志至氣矣則真有等級之懸矣今先說志為氣帥氣即

二句看故有無暴其氣之疑。○持志則當行。便行當止。便止無暴其氣。則不但氣以從心。而並能當乎其則。今日壹曰動。都是偏勝。不好字眼。不可該善一邊說。○氣壹反動心。如正當喜時。喜之氣一時情勝。雖欲正於喜之則。而不得。正當怒時。怒之氣一時過當。雖欲正於怒之則。而不得。便是以喜怒之氣而動其心。蹶趨是就至粗且顯者言之。非單指此等為氣能動心也。○饒氏謂君子足容重。手容恭。聲容靜。氣容肅。行中。鸞和步中。采齊。皆是要無暴其氣。愚謂足容當重。便須重。手容當恭。便須恭。此只是持志事。惟是足容固當重。或固一時疾趨而不重。手容固當恭。或固一時忙迫而不恭。這便是暴其氣。無暴其氣。須是養得成了。聲容氣容皆然。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惡乎長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

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惛然不顧而已爾。

**序請**丑又問曰。告子之不動心。出於強制。如此。敢問夫子之不動心。不待強制。

而自然不動者。果何所長。而能然。曰。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不知言也。我窮究天下之言。而於是非得失之指歸。能悉知其一定之理。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不能養氣也。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而於盛大流行之体用。能復全其本然之初。知言則遇事有真見。而心無所疑。養氣則臨事有擔當。而心無所懼。我所以異于告子之不動心者如此。

**論語**朱子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

懾。○孟子須先說我知言然後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先問浩然之氣。次問知言者。因上面說氣來。故接續如此。○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大學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寔相閉止。如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類。若知言便見得是非邪正。義理昭然。則浩然之氣自生。○只是這箇氣。若不曾養得。剛底便粗。暴弱底便衰怯。○雙峰饒氏曰。孟子知言善養氣。是以成德言非是說。做工夫下文必有事焉。而勿正以下却是說養氣做工夫處。○慶源輔氏曰。集註疑懼二字。以應此章第一節註文。疑惑恐俱四字也。道體也。義用也。言道義以該体用也。知言則於道義究極無餘。一事來則以一理應之。夫復何疑之有。善氣則於道義襯貼得起。勇猛果決而不留行。夫復何懼之有。○黃氏洵饒曰。無所疑。即道明無所懼。即德立。○新安陳氏曰。真然無覺。則不能無疑。悍然不顧。非真能無懼也。○慶源輔氏曰。言其体流行。言其用才怯。小則便非氣之本体。才鬱塞則便非氣之大用。氣即

天地之氣。而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者。其本然之体用自是浩然。由失其養。故感乏而不充乎体。○蔡虛齋曰。上文誦告子之言。而以已意斷之。但見其不合而有異耳。未見其所以異處何在。此則明說出知言養氣。則所以異者在是矣。蓋據孟子之知言。便見得與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者異。據孟子之養氣。便見得與不得于心。勿求于氣者異。○以志對氣。則持志與無暴其氣。為二事。相交養。以知言對養氣。則養氣內自有敬以持志者在。○知言則彼不能惑于我。養氣則我無所懼于彼。○呂脫村曰。知言則知之明。養氣則行之勇。知明處當心自然不動。聖賢工夫總不外知行。知先行後。序必如此。

**四**

不能疑。安能不疑。不能懼。安能不懼。告子之真然不疑。悍然不懼。與孟子由所疑而窮極之。以至于自無可疑。由所懼而充長之。以至于自無可懼。不啻如涇渭淄澠之不同。兩我字。正與告子對針。○時解多云。告子自以為不動。究之未嘗不動也。總云我不疑懼。便是疑懼之根。愚意告子不得于言。不得于心。

四句是養未成時事。到得以勿求爲養之道。至于久則只是一箇。冥然惛然。冥然無覺。更何疑。惛然不顧。更何懼。但與孟子自無所疑。懼者不同耳。可見孟子與告子所爭在所以無疑。懼之根源而不爭在疑。懼與不疑。懼也。告子愈不疑。懼愈成深錮之病。浩然之氣四字一連。但孟子則善養之耳。善養則復其初。失養故餒是失其初。學曾問胡文定以知言爲知至是矣。以養氣爲誠意。何也。曰誠意則真寔爲善。以去惡意無不誠。則義無不集。由是而心廣體胖。卽所謂浩然之氣。無不充滿也。但此亦就其大關鍵處言之耳。蓋未誠意之前。氣斷不能養。安能剛大而塞天地。旣誠意後。尚須積漸充長。如正心而使忿慍好樂。恐懼憂患無一不得其正。修身而使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乃爲集義之精。而養氣之至也。故朱子雖取胡說。而不以是爲確疏。朱子謂知言然後能養氣。中間尤待剖析。在知言則集義之之精矣。精義故能集義。集義故能養氣。一箇工夫直做到底。並無二箇。不格物致知如何能知言。如何能知其爲義而集

之故曰緊要全在知言。然費其口問成就之極處。則旣知言知更無餘事。養工夫。做不盡。孟子到得充寔而有光輝之謂大。其大而未化則尤集義養氣之功之未盡也。此意先儒未曾發明。然確然是如此。不動心畢竟道義爲主。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明與配只是養得此心爲道義之心而已。

###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也。

**序論** 此曰一氣也。而夫子獨謂之浩然。敢問浩然之氣其狀如何。曰凡物之有形聲者可指而言之。浩然之氣無形可見。無聲可聞。非心有獨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蓋難言也。

附添前已曾說志為氣帥。氣為體充。持其志無暴其氣矣。雖善養工夫未  
言然已約略具在上面。只孟子不第曰善養氣而曰善養浩然之氣。則其體  
模樣必有可言者。故丑不問善養而問何謂浩然之氣也。若問善養則工夫猶  
可節次言之。今問浩然則誠為此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可驗矣。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閒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序論** 試以難言者為子言之。蓋其為浩然之氣也。無物不容。非可限量。何如其至大乎。毅然獨立。豈可屈撓。何如其至剛乎。此所得於天地之正氣。其體段本

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能養之以直。而又無一毫作為以為之害。則剛大之本體不虧。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物。皆其運用所及。而克塞于天地之間。夫豈尋常可擬之哉。

**疏義**

朱子曰。這源流便在那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

這一個氣。又不是別將個甚底去養他。便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怍。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兩箇其為氣也。前箇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箇是說這氣可將如此用。○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皆直。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便是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家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至大至剛。氣之本体。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乎天地。乃其效也。○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所以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一為私欲所蔽。則慊然而餒。却甚小也。○慶源輔氏曰。初無限量。便是盛大不可屈撓。便

是流行。即所謂浩然之氣也。○蔡虛齋曰。至大。初無限量。盛大也。至剛。不可屈撓。流行也。其體段本如是也。輔氏以為舉體以該用者。非也。體段猶云氣象。模樣耳。非體用之體。○浩然之氣。只是載理以行者。此氣不得理。則不能浩然矣。蓋天之生人。合下是理。氣一團交付他了。○呂晚村曰。此節止說本來體段。何須說到直養工夫。豈不直養人原無此氣乎。非也。人人有此氣。因不能善養。則日就銷縮。自不得見。故信不及。必借直養無害者。身上經信得此事。真真正正孟子善言難言之法。

**附錄** 至大是就體段上橫說。至剛是就體段上豎說。非至大則不能塞乎天地之間矣。非至剛則有時塞乎天地之間。有時不塞矣。○其為氣也。既是至大。至剛。則自塞乎天地之間矣。然此浩然之氣。雖本天地之氣而生。然既賦與在人身上。若不是直養無害。則已狹小萎靡。如何見得塞天地之間。故必說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塞天地必有筭。爭可見。但此却不重。只重形容其

體段耳。○註明云。而又無作為以害之。而字另作一折。看下文既說必有。直養矣。却又說而勿正。是無害。既說心勿忘。是直養矣。却又說勿助長也。是無害。蓋有不直養。而但作為以害之者。亦有雖知直養。而仍作為以害之者。故必對說在這裏。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奴 罪反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饑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原請** 何以見其塞天地也。吾見其為養成之氣也。足以配義與道。蓋道義雖具於人心。而不能自行。惟養成此氣。則見道義所當為。便奮然必為。無所疑懼。而

相配合。一滾流出。若無是浩然之氣。則體有不克。察然自餒。雖欲行天道。亦

且疑且懼而不足以有為矣。剛大之克塞為何如哉。所謂浩然者如此。

**疏義** 朱子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氣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然後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氣以為質也。以人言之，則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也，又因是氣而後得以行焉。蓋三者雖有上下休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也。乃如此。苟為不知所以養焉，而有以害之，則理自理，氣自氣，其浩然而克者，且為慊然之餒矣。或略知道義之為貴，而欲恃之以有為，亦且散漫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合而有助，如有正將，又立箇副將以配他，乃所以助他。天下莫強于義理，當然是義，總名是道，以道義為主，有此浩然之氣去助他，方勇敢果決以進。如這一事合當恁地做，是義也。自家勇敢果決去做，便是有這浩然之氣去助他。有人分明知得合當恁地做，又恐縮不敢去做，便是餒了。無此浩然之氣，初下工夫時，便自集義，然後生那浩然之氣及氣已養成，又却助道義而行。○道是體，義是用。程子

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道則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所以能處此理者也。○雲峰胡氏曰：所謂合，即延平所謂一滾出來之意，所謂助，即延平所謂襯貼起來之意也。○雙峰饒氏曰：浩然之氣全靠道義在裏面做，骨子無這道義氣便軟弱。蓋緣有是理而後有是氣，理是氣之主，如天地二五之精氣以有太極在裏面做主，所以他底常恁地浩然。○蔡虛齋曰：餒字對充字無是，謂無此氣也。餒，體不充也。是者指謂有道義而無氣，氣不足為理之輔也。故理亦蕭索而不行，衰落而不振也。

**疏義** 單在用說，則但曰配義足矣，而又必曰配義與道者，蓋一事合義行將去，亦可謂之配義。然於全体之道，未有配焉。終不是養成浩然之氣，而可以塞天地者，故必說配義與道，乃是有此全体方有此大用也。○語類云：有人分明知得合當恁地做，又恐縮不敢去做，便是餒了。此浩然之氣者，蓋知得合當恁地做，是有了知義工夫，又恐縮不敢去做，便是少了集義工夫。自然不能生此



浩然之氣安得不餒。此云無是餒也是餒而不能配道義。後云行有不慊心則餒矣。是無集義之功則氣自餒。惟其一滾出來所以能襯貼得起。若道義自道義氣自氣已成兩箇事物終是有離時如何不有餒時。配道義正是塞天地之寔用非塞天地之外又有箇配道義。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單口劫二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襲掩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不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定論** 夫氣之養成也理固資氣以行而氣之始養也氣寔資理以生是浩然之氣必由平日積累工夫由一事合義積而至于事事合義則自反常直而此心仰不愧俯不怍不由人力安排此氣自然發生於中者非旦夕之間只一二事偶合於義便掩襲剛大不屈之狀而強取之也。蓋所行偶合於義則其不合於義者必多但行有不合於義則自反不直而不慊於心其氣自消沮体亦餒而不克矣如何可掩襲而取乎夫心之慊與不慊由於義之集與不集可見義為吾心固有之理在內不在外也明矣然則義可不知乎哉而告子乃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可見告子暴氣之病又寔由於不能知言惟不知言故不知義惟不知義故以義為外而不求我故平日嘗曰告子未嘗知義正以其外義而不求也外義則不能集義而浩然之氣何由生哉。

**疏義** 朱子曰義者心之所以制事而合宜之謂也事物之來無不以義裁之而必合其宜焉則是所謂集義者也。○集義與配義是相向說初問其氣由集義

而生後來道義却須那氣相助。是以無所疑憚。○如十事有一事不合義。有愧須是集聚眾義。然後是氣乃生。非義襲而取之。非是於外求得。是義而  
出此氣也。○義者宜也。凡日用所為所行。一合於宜。今日合宜。明日合宜。集得  
義多。自覺胸中慊足。無不充之意。不然則餒矣。非義襲而取之。非是外取其義。  
以養氣也。○集義是行底工夫。只是事事都要合義。窮理則在知言之前。窮理  
是做知言工夫。能窮理然後能知言。○義襲則於一事之義。勇而為之以壯吾  
氣耳。襲如用兵之襲。有襲奪之意。如掩人不備而攻襲之。謂如才得行一件事  
合義。便將來壯吾氣。以為浩然之氣。可以攫拿而來。夫是之謂襲。○問告子外  
義。蓋外之而不求。非欲求之于外也。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  
○兩句是字與非字應襲字與生字對其意。蓋曰此氣乃積義而自生於中。非  
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生字正與取字對生。自是裏面生出。取是在外面  
取來。○雲峰胡氏曰集義。卽是以直養義襲而取之。卽是有所作為。以害之集

註訓慊字與大學音義同。自慊則心廣。體胖不慊則餒。餒字正與廣字胖字  
反集註訓以直養則曰自反而縮。此則言自反常直。自反不直。見得孟子養氣  
之論。正自曾子所謂自反而縮來也。○雙峰饒氏曰先說氣配義與道。後說集  
義而不及道者。蓋道是體。義是用。浩然之氣。有体有用。其体配道。其義配用。故  
曰配義與道。其体用一也。言用則体在其中。体上無做工夫處。故只說集義。○  
蔡虛齋曰合於義則慊於心。其心慊則其氣充。夫心之慊否。係於義之得失。則  
義之非外也。昭昭矣。告子既外義。則必不能集義矣。不能集義。而能先孟子不  
動心者。豈其不動心之謂哉。○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不可謂指不得於  
言。勿求於心。說大註只是因舉以證之耳。故曰卽外義之意。又曰見告子上篇  
**附參**註云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語類亦云非是於  
外求得是義。而搏出此氣。又云若說義襲。則於一事之義。勇而為之。以壯吾氣。  
玩此則義襲是不知義根於心。由心之制。而為事之宜。但就外面事上。偶見

義便要勇以為之。以為我何等理。直氣壯。這便是要取此氣來。不知此不是。集義所生。如何會浩然。不久自消亡了。義襲指義而取之。指氣。○註云所行一有不合於義。則行指所行之事。總不合於義。便不慊於心。以義根於心。不是。箇事物行不慊於心。氣早餒了。以氣亦離不得義也。總離義便不浩然。此見與義合一。義與氣相閔。晚村以行字屬氣。而以為氣壹動志非矣。○此處孟子自說集義。自說義當集而不當襲。非為辨告子也。因說襲取觸動。義外因說義外觸動。告子之外。義因說告子之外。義觸動。平日說告子之不知義。正以其外之也。若板板闕告子外。義不是此節。脈絡。○義襲是尚知有義。故欲掩襲於外。以壯吾氣。若告子之外。義只是以義為外物。便屏除了。絕不要他。不可看做一

般

必有事焉。有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然歸。謂其人曰。今人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稿矣。天下

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明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夫氣由集義而生。非由義襲而取。故養氣者。但當以集義為事。事事求慊。

於心時時自反而縮而勿預期其氣之效。久之當自克也。其或未克，則是集義之功未至。但當勿忘其所有事，只管一心集義，而不可作為以助其氣之長。此集義養氣之節度也。未有事勿忘，皆集義也。所謂直養者，此也。勿正勿助，皆非義襲也。所謂無害者，此也。然正助之害，視忘其所有事者為更甚。養氣者慎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使長者，芒芒然歸，謂其家人曰：「今日病矣，苗之不長者，予用力助之長矣。」其子且信且疑，趨而往視之，則見苗已槁矣。宋人助長之弊如此。今天下之養氣者，先有正之之心，正之不得而遂助其長焉。其不若宋人之助苗長者，蓋亦寡矣。彼忘其集義之事，以為無益於氣，而舍之者，猶不耘苗者也。未甚害也。至於正之而助長者，正如揠苗者也。非徒無益於氣，而又害於氣矣。知助長之害，則知非義襲而取之矣。知非義襲而取，則知當以集義為事矣。此有事而勿正，勿忘而勿助，我所以善養吾浩然之氣也。

**疏**

孟子曰：今人之學，或以預為之，期而不為其事，其或能有所為者，則亦必

期其功，期而不至，則或以為無益而忘之，或不勝其欲速而助之。此眾人之通患也。故孟子言養氣者，唯當集義以為事，而不可期於襲取之功。不可以集義為無益而忘之，又不可以其氣未克而助之也。然則助長之害，甚於舍之，何也？曰：舍之之害，特不察乎義之所在，無以慊足其心而已。助之長，則知其不慊，而又作為以張之也。較之二者，其為罪之輕重可見矣。○或曰：上文兼言志氣，而以持志為主，此乃專言養氣，而不及持志，何也？曰：養氣以集義為功，而集義以居敬為本。此言集義，則固非持志不能矣。○浩然之氣，養之未至，而望有之，便是正。如其正時，只是望之而已。至於助長，則是強探力取，氣未能養，遽欲加人欲之私，是為揠苗而已。○正未是助長，待其效而不得於漸漸助之長矣。譬之栽木，初栽即是望其長，望之久而不如意，則揠苗矣。○事正忘助，相因無所事，必忘正必助長。○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

平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雙峰饒氏曰。有事勿忘。是說以直養。勿正。勿助。是說養而無害。必有事焉。而勿忘。是集義工夫。正而助長。是要義襲而取。集義義襲。二句乃是一段骨子。以集義為無益而忘之者。不耘苗者也。以義襲為心。預期其效而助長者。掘苗者也。惟其是集義所生者。故當必有事焉。心勿忘。惟其非義襲而取之。故當勿正。勿助。長以直養。而勿害。是養之之正道。集義所生。是養之之成功。有事勿忘。是做工夫處。○前說持志無暴氣。是兩事後說養氣不及持志。言集義則持志在其中。今日集義。明日又集義。則此志全在義上。有事勿忘。念念在集義上。忘便是不能持其志。助長便是暴其氣。○蔡虛齋曰。人固當養氣。但養氣者。只當於義上着工夫。不要於氣上着工夫。正與助長者。正是於氣上着工夫。其忘者。又不能於義上着工夫。到底。○此數句。只是說要集義到底。是集義所生。這一句裏面。也有不正。也有不忘。也有不助。長才得他生生字。與取字。正相反。生是自然來底。取是計較得。

來底。○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豈天下治苗者皆助長乎。亦借說耳。此一句註亦是借說養氣者。故下節承之曰。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豈有上二句說苗。下二句接說氣。養。○大註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觀此句。見得有事勿忘。是直養之目。勿正。勿助。長。是無害之目。○呂晚村曰。必有事焉。四字是三句總綱。勿正。即根緊有事說。而字一轉。是找足語。非平舉也。故而字中雖有層次。而無轉折。心勿忘。二句。又從首句中說。如此而猶未也。則又但當如此。看註中。其或未克四字。則二句上却有一轉折。○上句有事。是正。勿正。是轉味。必字而字。可見下二句勿忘。句是翕味。註但當不可字。可見。

**附錄** 勿忘不在有事之外。助長不在正之外。故知其或未克。一折來說。細甚。蓋必有事而勿正。則氣自生長。即生長而未充足。尚未得浩然之全体。亦只是漸。

漸涵養了去。更無別法也。集註有事有所事也。所字中包含多少意思。格物致知。以窮其理。是知言前一截工夫。集義單貼行說。如誠意正心修身。皆是集義。

中漸次。○學曾問知言養氣皆不動心工夫。乃語類云。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集義之節度。似抹却知言何也。曰。論養氣由是知言。不窮理無以知言。不集義無以養氣。而窮理方能集義。故知言是前一截工夫。然徒能知言。只是明得此理。而不能寔得於已。如何能不動心。故必集義以生。浩然之氣。方能塞乎天地。是不動心之工夫。成就處全在養氣。故曰。不動心在勇。勇在氣。○必字是虛字。如云必也有集義之事。而勿預期其效云云。○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單在行。事上說者。亦非。蓋心不離事。事不離心。有集義之事。便是此心。念念在事。勿正便是此心。不期必其效。勿忘便是此心。不放勿助。長。便是此心。不敢忘有作為。時解謂不可重拈心字。愚謂亦正不得脫離心字。○玩朱子義非敬。不能以自集。敬非義。不能以自行。則可見亦非持志自持。志集。義自集。義也。但有事勿正。勿忘勿助。本言集義之節度。而持志即在裏面。何也。義非敬。不能自集也。○朱子明云。無所事必忘。正必助。長無忘助。皆因於正之

說。○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如二。天下之養氣不似宋人之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指養氣不耘苗者也是。借喻指點助之長者。亦指養氣振苗者也是。借喻指點兩者字與兩者也。緊相呼應。語氣甚明。非徒無益句。集註已明切養氣者說。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誠彼寄反。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詖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于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

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眾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丑**又問曰：夫子養氣之說，既聞命矣，如何謂之知言？曰：人之言皆本於心，心明乎理，然後其言無病。如其言倚於一偏，則為詖詞；吾知其心見理不明，為私欲之所障蔽，故也。詖之不已，至於高談闊論，放蕩無歸者，是為淫詞；吾知其心之蔽愈入愈深，為私欲之所迷陷，故也。淫之不已，必好為異說，與正論相背，是為邪辭；吾知其心之陷全與正理判然離異，故也。邪之不已，因而支吾躲閃，屢變其說以求勝，是為遁辭；吾知其心既離正理，自覺其困窮而難通，故也。抑不特因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而已，又知蔽陷離窮之失，既生於其心，必且害於其政，而大綱因之以壞矣。既發於其政，必且害於其事，而節目因之俱壞矣。是害也，乃必然之理也。雖後世有聖人復起，亦必從吾生心害政事之言矣。

吾所謂知言者如此。若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已之言且不能知，何足以知天下之言哉？此吾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者也。

**朱子曰**：詖而不安，則必為淫辭；以張其說，淫而過實，則必有邪辭，以離於道。邪必有窮，故必為遁辭，以自解免。凡曰異端，無不具此。○詖淫邪遁，雖是四

般，然絕有一般，則其餘牽連而生，大槩多從詖上起。詖只是偏才，偏便自是一邊高，一邊低，不得其正。如楊氏為我，則蔽於仁；墨氏兼愛，則蔽於義。由其蔽故，多為蔓衍，推之愈濶，如爛物相似，只管漫注，陷在一處，都轉動不得。如墨者夷之，所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愛無差等，是其本說。又如假托施由親始之言，裁接以文，其說是也。淫辭如此，自不知其為邪。如列子達生之論，反以好色飲酒為善事，而不覺其離於道也。及其說不行，又走作逃遁，轉從別處去。釋氏毀人倫，去四大，人謂其不可行，則曰：雖不毀棄人倫，亦可以行吾說。此其所以必窮也。○才有此心，便大綱已壞了。至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則是小底節目，都以次

第。而。壞。了。○此一章專以知言為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為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為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然說知言。又只說知詖淫邪遁之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是底。則辨識得那是底了。○雙峰饒氏曰。詖淫邪遁。雖是四件。却只是兩件。詖淫屬陽。邪遁屬陰。蓋詖上有一邊是道理。邪則并這一邊亦離了。淫是詖之深。遁是邪之極。天下道理。好底四件。不好底亦四件。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好底。詖淫邪遁。意必固我。是不好底。好底相因。不好底亦相因。元亨利貞。起於元。仁義禮智。起於仁。意必固我。起於意。詖淫邪遁。起於詖。當看四箇所字。如看病相。以詖淫邪遁是病。証蔽陷離窮。是病源。所蔽所陷。所離所窮。是病源之所在。墨氏之蔽。在於見仁而不見義。楊氏之蔽。在於見義而不見仁。其蔽雖同。而所以蔽則異。孟子知言。如明醫然。總見病証。便說病源在何處。欲治蔽陷離窮之病。在先去其蔽。所無蔽。便無下面三件。蔽之源不一。有為氣稟所蔽。有所物欲所蔽。有為學術所蔽。有為習俗所蔽。

○東陽許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為三節。○蔡虛齋曰。要言四節。所字。詖淫邪遁。蔽陷離窮。皆是大綱字。其寔詖有許多樣。蔽亦有許多樣。蔽。○詖辭。知其所蔽。是自其辭。如何樣。詖便知其心之所蔽者。何在。非徒泛然知其有蔽而已。下倣此。被告子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又安能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平日對偏陂而言。正則不偏。平則不陂。通達則不窮。而離遁矣。言有詖淫邪遁之四病。反之者。獨言平正通達何也。曰。平正原其始。通達要其終。而淫邪之反者。在其中矣。言之所以平正者。以其心之平正也。心之所以平正者。以其理之平正也。理之所以本平正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

**附錄** 凡言不衷於聖賢之理。則便有詖淫邪遁之失。不必定為主持世道之言。

如楊墨異端之類。乃有此失。但楊墨異端。其大者耳。○蔽陷離窮之失。皆生於其心。其所以生於其心者。不窮理之過也。若但求心。則仍告子之強制其心。亦即告子之勿求於心矣。○不但知其蔽。並知其所蔽。不但知其陷。並知其所陷。



不但知其離窮。並知其所離所窮。是並病之根源。都洞察了。任你千變萬化。便洞如觀火。此非知性而知天不能幾此。○他生心自是害政。發政自是害事。似不待於我之知。而孟子亦謂知其如此者。以生心亦有許多般。則害政亦有許多般。發政有許多般。則害事亦有許多般。故亦為知言之究竟也。○知義方能知言。集義方能養氣。故前孟子以外義對養氣。而此節註即以外義為告子之言之病也。如此見義字。是通章主腦。○孟子因知言不覺說到生心害政。因生心害政不覺說到聖人不易。蓋孟子闢異端衛聖道。一主得力全在知言。故必說到痛快處乃止。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

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

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序講**公孫丑問孟子知言養氣之說。乃曰當日孔子弟子有宰我子貢。據理立言。善為說詞。冉牛閔子顏淵。有德於身。而善言德行。為說辭者不能兼德行。有德行者不能兼說詞。惟孔子則德行說辭兼而有之。然猶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今夫子自謂我能知言。則長於說辭可知。又善養氣。則長於德行可知。說辭與德行兼孔子之所兼。然則夫子豈不既聖矣乎。

**疏義**朱子曰公孫丑疑孟子說知言養氣。忒擔當得大。故引我於辭命則不能以詰孟子。孟子對以惡是何言也。丑又問昔者子夏子游子張皆得聖人之一體。意欲以孟子比聖人。故孟子推尊聖人以為已不敢當。遂云姑舍是。○慶源輔氏曰知言則在人在人一也。知其如此。則於言語辭命何患不能。養氣自集

義生豈非德行乎。○雲峰胡氏曰。此以後。因公孫丑提出一聖字為問。故專發明一聖字。○蔡虛齋曰。善言德行。善言字輕。德行字重。○善為說詞。則是亦有言者。不必有德。善言德行者。不期于有言也。有德者必有言也。○我於辭命。此命字是為命禪。謀草創之命。

**附錄**善言德行。註明云。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則所謂善言者。只是說得此德行之理透切。與已身有而摹擬形似者自不同也。若善為說辭。是凡有敷陳。無論在已。在人。或談道德。或講事功。或使命往來。無一不善。如何以善言德行。便謂兼之。况與下孔子兼之句有碍。虛齋說未可從。○丑原不知孟子造詣幾於聖。因聞知言養氣之論。出於平日所見之外。因引此一段。見孔子兼之。夫子亦兼之。此是正意。孔子兼之。猶自謂辭命不能。夫子自謂既知言。又養氣。則明明能兼。豈不既聖。若以孟子勇於自任為聖。則是不足。孟子之詞矣。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自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

**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

**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于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曰。惡。是何言也。**蓋聖人之名。非惟我不敢當。就是孔子亦不敢以聖自任。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知行俱造其極。而為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但以聖人之道學。諸已汲汲敏求。而無厭教之意。又以聖人之道教諸人。循循善誘。而無倦怠之心。如斯而已。子貢曰。學而不厭。則文無不考。物無不格。正是聰明天縱。深知義理之無窮。故融會貫通。深造不已。乃所謂智也。教而不倦。則立必俱立。成不獨成。正是一體自然。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涵育薰陶。與人同善。乃所謂仁也。仁而且智。則是體用

兼備夫子既聖矣。子貢孔子相問答如此。夫聖人之名。在孔子尚不敢居。我何敢居乎。子乃謂我為聖。是何言也。

**疏義**朱子曰。中庸成己仁也是體。成物智也是用。此學不厭智也是體。教不倦

仁也是用。○潛室陳氏曰。仁智互為體用。義精仁熟之後。道理縱看橫看皆可。智為體則仁為用。仁為體則智為用。○雙峰饒氏曰。不厭不倦。須粘上聖字說。

言學聖人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呂晚村曰。不厭智之事。不倦是仁之事。非即以不厭不倦盡仁智也。以其不厭知其智。以其不厭其仁。

也。字語氣當如此看。○不厭不倦是一事。智仁是全体。

**附錄**未聖既聖自是針鋒相對。只學不厭教不倦。夫子欲與聖字說離。子貢偏

與聖字說合。夫子說離處是見得學惟恐其厭而必欲不厭。教惟恐其倦而必

欲不倦。尚是勉勉循循做工夫。子貢說合處是見得學自不厭。是從智中流出。教自不倦。是從仁中流出。仁智兼全。豈不既聖。○虛齋疑孟子是自信而故為

謙拒大謬。下惟不敢當孔子。故願學孔子。非願學即以聖自信也。孟子寔未造到孔子之聖。故曰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但孟子知言養氣即是作孔子之聖。胚胎了所欠者大而未化耳。程子亦嘗云。孟子之學已到聖處。則其寔亦有無容辭者。後面不以顏子自安。非謂勝於顏子。亦是此志不到孔子不已耳。並無相悖。何足深疑。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附錄**丑見孟子不敢以聖自居。故又問曰。昔者竊聞之。孔子之道大而能化。全體渾然者也。當時及門之徒。若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如游夏得其

文學子張得其威儀若冉牛閔子顏淵則氣質不偏理義完具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微而未廣大耳不能如聖人之大而化之無限量之可言也夫子既言不敢比孔子敢問於數子何所處也

**疏義**朱子曰顏子所知所行事事只與聖人爭些子所以曰具體而微

**附錄**註云具體而微謂有其全体但未廣大而或問謂其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則又似已大矣但未化也愚細玩具體而微與大而未化似尚不同蓋冉牛閔子顏淵三人雖皆長於德行亦未必造詣乎等大槩都氣質不偏義理完具而未若聖人之廣大無所不可故曰具體而微其實顏子已造到大底地位但絕未化便不似聖人之廣大無不變通是亦微也若冉閔恐只如孟子所云有諸已之信見寔之美而已安能至充寔而有光輝之大乎則其具體而未廣大尤明白矣或問云猶役於思勉滯於形迹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愚謂顏子役於思勉居多冉閔滯於形迹居多顏子未若聖人之化冉閔未若聖人之大而

化。幾。之。則。皆。有。限。量。之。可。言。故。皆。以。為。具。體。而。微。耳。

**曰姑舍是**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疏義**孟子曰立志欲大取法欲高數子雖賢姑舍置之吾未敢以之自處也

**疏義**天台潘氏曰孟子之志願學孔子是誠有不足於顏子者蓋非不足於顏子以顏子不幸短命而未至於聖人之域前輩云總遜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棄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然立志之後須要力行以酌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

**附錄**下伯夷伊尹則直以為不同道也以二子聖之偏以孔子聖之全也茲於

數子不但曰舍是而曰姑舍是正以中間有顏子在論目前似不能舍是而論中心志則不妨姑舍是也姑字有意思是聊且之辭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

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  
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

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

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公孫丑曰**夫子既不以數子自處若伯夷伊尹其可處之否乎曰二子所

行之事與我不同道即以出處去就謂之彼非其可事之君則不事非其可使

之民則不使君可事民可使世治則進而仕非其君非其民世亂則退而隱超

然獨立以清為其道者伯夷也何所事而非君不必皆明君也何所使而非民

不必皆良民也世之治也亦欲進而事君使民世之亂也亦欲進而事君使民

慨然自任以任為其道者伊尹也若夫出處不倚於一偏去就惟安於所遇時

可以仕則仕而無心於必仕時可以止則止而無心於必止時可以久則久留

而非有心於久時可以速去則速去而非有心於速得時中之道者孔子也

皆不思不勉行造其極為古之聖人也反之於我未能有身體而力行之者焉

乃我心所庶幾則願學孔子之道與時咸宜四十以前先所以知言養氣者此

物此志也我與夷尹固不同道而豈以之自處哉

**疏義**魯齋王氏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後四段盡在此句○雲峰胡氏曰孟子以

顏子具聖人之體而未極其大故欲學其大者以伯夷伊尹有聖人之德而未

極其全故欲學其全者故此以下則專言夫子之聖○東陽許氏曰宰我子貢

至所願學孔子為四節願學孔子是答知言以後之意○蔡虛齋曰仕止以出

處言久速以去就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去就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出處也

故曰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呂晚村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

則久可以速則速四可以即天道之本然見權度之精智之事也四則字乃時

中之大用見神明變化之妙聖之事也此四句須一氣併讀乃得

**附錄**丑只問伯夷伊尹何如並未及孔子孟子因願學在孔子故自家添了一個不同道雖說伯夷伊尹與我不同道然下並排着夷尹之道如此孔子之道如此我願學在孔子故與我不同道也○三聖人雖皆未能有行然平生却只是行孔子之道未行夷尹之道但只未能有行耳非平日俱不行只從今日願學孔子起○不敢以孔子自居而自居於學亦不敢自任為能學而託之於願乃字則字見此外無他心志專一之意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說**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附錄**丑因皆古聖人之說而又問曰孔子固聖人而伯夷伊尹亦聖人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其齊等而無高下乎曰否孔子非夷尹所得而班也不但夷尹不得而班自有生民以來聖人雖多求其道德事功之隆未有如我孔子也

**疏義**蔡虛齋曰以孔子之時中言之則伯夷伊尹柳下惠等數聖人所未有以

孔子之事功言之則義皇堯舜等群聖人所未有益孔子一身其時中之道也  
集伯夷伊尹之大成而其事功之盛又集堯舜禹湯群聖人之大成也故曰兼說為盡

**附錄**既日生民以來所未有非夷尹所能班則是有所以異矣但皆謂之古聖人則亦未必盡無同處也是然則有同與仍從皆古聖人向生來敢問其所以異從生民以來未有生來○玩若是二字丑原知夷尹不能班孔子但因孟子皆以古聖人推之此乎字尚是疑詞下然則二字丑見夷尹既不能班孔子而又皆謂之聖人則必有同處此與字是進質之辭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與平聲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

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

**論語** 丑又問曰孔子雖爲生民未有之聖然與夷尹既皆謂之聖人然則有一二相同處與曰有假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三聖人皆能以朝諸侯而一統以有天下蓋其德之盛自然天與人歸也若使行一事之不義殺一人之無辜其失甚小而便可以得天下之大三聖人皆不肯爲也蓋其心之正不可以富貴動也此其根本節目之大而凡聖人之所以爲聖者必在於此是則其相同處也

**疏** 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何以言之也曰以其讓國而逃諫伐而餓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於人觀之則可見矣○有百里之地則足以有天下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則有所不爲此是甚麼樣氣象大段是極至處了雖使可以得天下然定不肯將一毫之私來壞了這全體古之聖人之大根脚同處皆在此○新安陳氏曰德之盛根本之大也心之正節

目之大也大根本大節目同而小處不同皆可以言聖人若大處不同則大本已非吾何以觀之哉○蔡虛齋曰蓋聖人之所以得爲聖人者根本全在德上故德之盛爲根本之大然取與之際最是大節目處假使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所失者如此其小而可以得天下所得又如此其大彼亦不屑爲之其存心之正如此故曰心之正爲節目之大也

**附** 泰以百里而王天下是大槩言德盛而人歸之故曰根本行不義殺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就其中作爲處說故曰節目○得百里之地一段亦是借來形容他德之盛心之正非專以是爲三聖人同處也正須活看

**曰** 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

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序** 丑又問曰三聖之同處在此而夫子謂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敢問孔子之

所以異於夷尹者如何曰孔子異於羣聖非我一人之私言也觀宰我子貢有若之言可見矣彼宰我子貢有若知識高明足以知聖人假使其知識汗下而不高明亦必不至阿私所好而空譽之况智足知聖豈肯阿私所好乎則其言之可信也明矣

**疏義**慶源輔氏曰智足以知聖人則其智識高明矣阿私所好而空譽之則其識趣汗下矣高明與汗下正相反高明則必不至汗下矣反覆極言之以明三子之言必可信耳

**附參**僅曰是則同則是之外必不盡同矣既不盡同則必有所以異矣丑所問者在所以異而孟子下文歷引三子之言直決其為生民未有而其所以異者竟未之言何也蓋以道而言則時中之全不同於情任之偏上文已見之矣若其學問事功之盛有不能一一悉數之者故但即其賢於堯舜邁於百王超於羣聖而觀之則其學問事功已有以集前此羣聖之大成而為生民以來所未

有既不僅異於夷尹而亦自非夷尹之所得而班矣

**聖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序讀**何以見宰我之智足以知聖人宰我有言曰自古聖人首稱堯舜以予觀於夫子其事功過於堯舜遠矣堯舜以道治天下成一時之勲業有限夫子推其道以垂教開萬世之道學無窮而且堯舜之道非孔子追述則後世亦無所據其賢於堯舜不亦遠乎宰我推尊孔子如此而孔子之異於堯舜者見矣

**疏義**慶源輔氏曰語聖人則不異以其德言也事功則有異就其所為與成功而言也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此言事功久遠之不同也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此言事功始終成就之不同也堯舜賢於堯舜是就現今寔事而論也據現今寔事則堯舜僅治一時之天下



而夫子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後世若無孔子則萬古如長夜矣若易地而觀堯舜何必不能為孔子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自世之後等自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何以見子貢之智足以知聖人子貢有言曰自古帝王世代久遠其所行之政與其所存之德固不得而知之矣然而禮所以飾政則其所制之禮則其所行之政可知如禮之尚質者其政簡禮之尚文者其政詳是也樂所以彰德聞其所作之樂則其所存之德可知如樂之盡善者必性之德樂之未盡善者必反之德是也我持此法以論前代由今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以前歷傳之王者其德政之善否莫有能遁其情者也但見自生民以來百王多矣未有如我

夫子以一身而備帝王之政以一心而兼神聖之德者也非萬世莫及者哉子貢之推尊孔子如此而孔子之異百王者又見矣

**疏義**林次崖曰帝王禮樂可以知德政固然矣夫子之禮樂則何如觀其答顏淵為邦之問斟酌四代之禮樂以立萬世常行之道作春秋以寓王法則其政

之所設施功德之所成就固可見矣寧不獨盛於古帝王哉○呂晚村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四箇其字明明虛指百王與孔子分賓主俗解反說包有孔子在內孔子安得有禮樂與政且子貢與孔子又何消禮樂而知耶○此政字是全體猶云功業也非正令之謂也

**附參**德是已身上底政是行出去底百王之政德子貢雖不能親見然只見禮

聞樂而可知之夫子凡在已身上底都是德凡所行出去底都是政况攝相三月而魯大治尤可以觀政此何待見禮聞樂而後知因百王政德莫考而禮樂猶存故云然若孔子一身無往不有禮樂又只是德政之所散著耳虛齋之說

言言傳車馬之三  
謬甚。○子貢亦非要知孔子與百王高下何如。然後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也。只見禮自知政聞樂自知德。百王自不能違而究無有如我夫子者耳。

有者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後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結反潦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空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聖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聖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序講**何以見有若之智足以知聖人有若有言曰。天地間豈惟民不能為異哉。即祥如麒麟之於走獸。常靈如鳳凰之於飛鳥。高如太山之於丘垤。卑大如河海之於行潦。小雖有不同。然麒麟也是走鳳凰也是飛。太山也是峙。河海也是流。皆類也。聖人之於民雖有不同。然而聖人也是人。亦類也。但雖

同類則踐形盡性。其高出乎人類之上。既出於其類。則自非衆人所及。而超拔乎羣萃之表。此聖人所以異於凡民耳。然聖人固異於凡民。而孔子則尤異於羣聖。自生民以來。聖人亦多矣。未有盛於孔子為出類拔萃之尤者。也有若之推尊孔子如此。而孔子之異於羣聖。又可見矣。合觀三子之言。則孔子之聖古之帝王皆不能及。而况夷尹乎。此吾所以願學孔子也。吾惟學孔子所以能知言。養氣當大任而不動心也。

**疏義**新安陳氏曰。此聖人字是汎說。從古以來之聖人。○東陽許氏曰。伯夷伊尹於孔子至章終為第五節。○涂氏潛生曰。孟子養氣之論。雖曰擴前聖所未發。然邇而求之。子思之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是即所謂塞乎天地之間者也。○呂晚村曰。三節總答所以異於夷尹之問。而引三子之言以證之。都對古今聖人比較。與凡民無與。有若要說得品級分明。故將衆人與群聖先簞起一層耳。出類二句總說古今聖人。末句總說孔子更盛於古今聖人。

**附** 因孔子之不類乃想出聖人之亦類。因孔子之出類拔萃乃想及羣聖亦出類亦拔萃。因孔子並出聖之類拔聖之萃乃想及羣聖僅出民之類拔聖之萃。然後孔子之盛乃見。然後生民之未有盛於孔子乃見。這是多少曲折意思。通章大意見知言養氣得統於孔子雖未至孔子之聖而願學孔子之聖其意已盡。故此後只是咏嘆孔子之聖為古今所未有以見已願學之意。更不回顧前面作束其味深長最宜潛玩。○時說有謂未有盛於孔子句但言羣聖不盛於孔子非孔子又盛於羣聖者如此則孔子與羣聖只一般但無盛於孔子者耳。豈知古來聖人寔是孔子獨盛如何抹得况賢於堯舜未有夫子皆過於羣聖之意。合三節語氣觀之穿鑿之謬立破矣。

**以力竟全旨**

此王伯誠偽之辨也。上節言王伯之心誠偽不同。下節言人之應之誠偽亦不同。重以德行仁王不待大二句。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序講** 孟子曰王伯之稱由來久矣而其所以名不可不辨。辨之於誠偽之分而已。以土地甲兵之力而假托於濟世安民之仁。此之謂伯。伯者必有大國。然後

威足以制諸侯而成其事。若無大國則力小而不足以假仁矣。以躬行心得之德而寔行其濟民利物之仁。此之謂王。王者初不待其國之大。蓋其所為全在於德。雖非大國亦足以有為。如湯與文王皆王者也。湯之興不過七十里。文王之興不過百里。可見其不待大也。豈伯者可同日語乎。

**疏義** 朱子曰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己而假之也。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惟所行矣。○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所謂

德者非止謂有拯民於水火之誠心。這德字又說得濶。是自己身上事。都做得到。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去便是仁。且如成湯不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是先有前面底。方能彰信兆民。救民於水火之中。若無前面底。雖欲救民於水火之中。不可得也。武王亦聰明。作元后。是直聰明。方能作元后。救民於水火之中。若無這直聰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楊氏真曰。三代之前功為德之輔。三代之後功為德之賊。求速效者必入於霸。○呂晚村曰。以德行仁是一滾出來。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火然泉達原。非兩層兩層看。便著假矣。

**附**孟子此章只是要辨王霸誠偽之分。非是論他功業語氣。如云。以力假仁者。這便是霸。從霸而指其霸之實也。以德行仁者。這便是王。從王而指其王之實也。若說做以力假仁。便可以成霸業。以德行仁。便可以成王業。則不但以力假仁是獎進他做假事。即以德行仁之心。亦為成功起見矣。○霸必有大國。要

看必字。非此則假仁之事自行不去。而不心服者。亦將有以抗我矣。王不待大。要看不待字。大固仁。政易偏。大固時勢無阻。然而自淺而深。由近而遠。自有不待之理在。○德在王者自己身上。看故曰。吾之得於心者。仁在推行政事上。看故曰。推之無適而非仁。不但德字濶。王者內外精粗。都是即仁字。亦濶。井田學校。欲與聚惡。勿施無往。不是若征伐以救民。尚是後一截事。不可就當了行仁。○以力以德兩以字。或作兩樣看。謂以力是挾持其力。以德只作用字。謂以德去行仁。愚意用德去行仁。已把德與仁看做兩箇了。用力假仁。自含有挾持意。以德行仁。註用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自字。代換以字。最要細看。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三百。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瞻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

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矣。

**屈講**以力假仁。以德行仁。王伯均有以服人矣。然王伯之心有誠僞之不同。故人之服之者其心亦有誠僞之各異。以力而得人之服者非其心愛慕而服之也。屈於力之不足。勢不能敵。勉強而順從也。以德而得人之服者非出於不得已。乃由中心愛悅而至誠以相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心悅其道而流離困苦相從而不二也。其誠服如此。大雅文王有聲之詩有云。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於是自鎬之西。自鎬之東。自鎬之南。自鎬之北。無有一人不思服者。夫思出於心。心服也。此正以德服人。中心悅而誠服之謂也。彼伯者何足以語此哉。**疏義**新安陳氏曰。王道純乎天理。霸之假雜以人欲。崇王道黜霸功。亦擴天理遏人欲也。○蔡虛齋曰。以力服人者謂以力得人之服也。非謂用這力去服那人也。○呂晚村曰。但說心服猶覺籠統。加一悅字。又加而字一轉。方見王者服

人有不知其然而然之妙。服字氣象便不同。○說王說霸忽然插入孔子。此方甚是不倫。此正是孟子文章妙處。只要發明王不待大之理。行仁之德。至孔子而極力之不大。亦至孔子而極。百里七十里尚有力可待。孔子則併無待矣。以此看王者悅服之理更親切分明可信。

**附叅**集註只言王霸之心誠僞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不重申說霸必有。大國與王不待大。二句。故次崖駁虛齋之說。然既是力服則自必有。大國是誠服則自不待大。亦未嘗不包。含此意。觀非心服也之下。又說力不贍也。一句。即含必有。大國意。心悅誠服之下。又說如七十之服孔子也。一句。以孔子最無力者。即含不待大意。但此節只重說人之應王。霸不重說王。霸之服人。故以為申說必有。不待則不可耳。○以力服人。以德服人。兩人字俱指諸侯。不指小民。說以力假仁。其寔並無仁也。故止成箇以力服人耳。以德行仁。未嘗欲以所行之仁服人也。故只是箇以德服人耳。○服有一毫不誠。亦不能盡東西。

南北之人而服之矣。此是橫說。然服有一毫不誠，亦不能盡東西南北之人之心思而服之矣。此又是豎說。

**心節榮辱全看**

此發時君羞惡之心以強仁也。首二句一章之綱已含有自求意而机閉只在及是時上。及是時而仁則榮由已，及是時而不仁則辱亦由已。故結以自求正提策世主精神處細分之。首節論仁不仁有榮辱如惡之二節言仁之榮之寔。今國節言不仁則辱之寔。末二節結其意而引言以明之。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惡去聲 下同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疏義** 孟子曰：好榮惡辱者人之常情。不知榮辱之來皆有所以致之也。人君能修德行善而仁則身尊國顯，不期榮而榮是榮不自至，惟仁則榮也。若驕奢淫佚而不仁則身危國亂，不期辱而辱是辱不自至，惟不仁則辱也。夫不仁既足

以致辱則不仁不可居而當居於仁。明矣。夫今人君皆有惡辱之心而其本於身而見之事者反自居於不仁不能去其所以得辱之道。豈其免於辱哉。是猶惡濕而居卑下之地必不能免於濕也。

**疏義** 朱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伊川易傳比象辭有云：以聖人之心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蓋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

**疏義** 兩則字甚緊只因當時人君未有不惡大國侵侮之辱者而告之以為仁則必不見信亦只道仁亦未必榮不仁亦未必辱。此中尚有可展脫處。孟子却

說仁便榮不仁便辱乃必然而無可移易者。今惡辱而猶居不仁何也。是因有惡辱而居不仁一段情事。方說仁則榮不仁則辱二句。○時解謂仁不仁只在行事上看。然觀下舉賢能以明政刑固是行事。但所以能貴德尊士之實必本

諸身乃有根源不然則有貴非所貴而尊非所尊者矣

知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開音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原**人君惟不知惡辱則曰如知辱之可惡而誠惡之則莫如去不仁而為仁於是貴德而尊顯有德之士士之賢者德成於內者也則使之在輔弼之位士之能者德運於才者也則使之在有司之職斯則治人得而治道可圖矣一旦外患少息而國家閒暇此時最不可失也則遂及是時而與賢能之士修明其政事使大綱小紀秩然不亂修明其刑法使五刑五罰咸得其平此為仁而居於仁也仁則邦本固而國勢張雖強大之國必畏服之矣榮孰其焉所謂仁則

榮者如此

**疏**朱子曰國家暇閒人心無事日力有餘可以從容審諦而有所為之時也然人心安肆則亦易以怠惰是以因循苟且常失其可為之時以至於蠱弊積而禍敗生則倉皇迫遽雖欲為之而有所不及矣故惡夫不仁之辱者必及此可為之時而為之則可以無因循之失而有積累之功顧乃不然而欲及此之時肆其荒樂惟恐日之不足其甚者雖明知禍患之來近在朝夕而不暇顧也○新安陳氏曰春秋傳云及猶汲汲也及是時而明政刑即書所謂吉人之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一節應仁則榮也○張彥陵曰如惡之三字極有力正借他這點羞惡之心去竦動他貴德尊士一直說尊士即是貴德賢能便是士賢位能職便是尊

**附**參貴德而尊士如云貴德而尊有德之士也統而言之曰德分而言之則有得德之大端全體而為賢者亦有得德之偏長緒餘而為能者觀註訓賢者在

位。則曰正君而善俗。以正君善俗。統舉本末而言之也。訓能者在職。則曰修政而立事。以修政立事。各盡偏長而言之也。饒氏有其位。便有其職之說極好。然看賢能位職無別。猶未盡善。○國家閒暇。只是疆場無事。外侮不至之時。不然豈有安坐無事而稱閒暇者乎。人君誠能貴德尊士。在位在職。盡是賢能。國家自多閒暇。便於是時明其政刑。而不以閒暇苟安。若虛齋謂預收賢能以寔吾國。一旦國家可以有為。然後明政刑。便是兩截看了。雖國家多事之秋。亦斷無不可明政刑之理。亦斷無賢能安坐無為之理。孟子只是見當及時有為耳。○註云。則足以正君而善俗。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兩足以但言其理能如此耳。明其政刑。方是寔在功效。正君政刑之本。善俗政刑之成。修政立事。政刑之寔如此。看於賢能分上尤切。

詩云。道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

詩。幽風。鴉。鴉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繆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

**序講**。人君當及時圖治。詩嘗言之矣。幽風。鴉。鴉之篇。托鳥有云。及天未陰雨之時。往取桑根之皮。用以補葺巢之牖戶。使之堅固。以避不測之患。今此在下之民。其或有擊射而侮予者乎。孔子讀詩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思患預防之道乎。人君能及時而治其國家。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則無隙可乘。而誰敢侮之。觀詩及孔子之言。吾所謂仁則榮者。豈不信哉。

**疏義**。蔡虛齋曰。所謂鳥。非指鴉。鴉。鴉鳥之害也。以道天之未陰雨。比及時。以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比明其政刑。以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比雖大國必畏之。○今此下民。註曰在下之人。蓋鳥之巢在民居之上。故曰下民。



附。引。詩。只。重。一。追。字。見。當。及。時。為。上。下。兩。節。及。是。時。之。樞。紐。耳。能。治。其。國。亦。要。切。思。患。豫。防。之。意。非。徒。言。治。國。家。之。道。也。○。只。為。有。侮。子。之。民。所。以。要。糾。繆。庸。戶。所。以。要。未。雨。而。及。時。綱。繆。也。孔。子。要。未。雨。綱。繆。只。以。一。治。字。括。之。而。獨。以。誰。敢。侮。之。與。侮。子。相。應。可。見。吃。緊。在。此。一。句。且。章。意。能。明。政。刑。則。大。國。畏。不。能。治。國。家。則。大。國。侮。侮。字。與。畏。字。對。亦。與。不。仁。則。辱。之。辱。字。相。關。○。不。日。不。陰。雨。而。日。未。陰。雨。未。字。甚。活。天。非。果。不。陰。雨。特。尚。未。陰。雨。亦。非。必。欲。陰。雨。茲。尚。未。陰。雨。若。必。欲。陰。雨。則。刻。矣。若。必。不。陰。雨。則。私。矣。天。總。無。心。但。看。物。之。能。迫。不。能。迫。耳。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序講然則時固難得而易失也今之為國者不能預收人才以塞其國俟國家閒暇則及其時而般樂以縱欲怠敖以偷安政荒而不之間刑虐而不之恤其

不仁如此則國事日非國勢日蹙而侮之者至矣是自求禍也何辱如之所謂不仁則辱如此

疏義新安陳氏曰及是時而縱容偷安亦書所謂凶人為不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一節應不仁則辱也

附。自。求。禍。豈。有。得。福。之。理。般。樂。怠。敖。便。是。不。仁。自。求。禍。便。是。辱。以。自。求。二。字。貼。則。字。之。意。○。縱。欲。之。人。豈。有。不。偷。安。之。理。如。此。之。人。安。肯。貴。德。尊。士。以。明。政。刑。不。明。政。刑。在。不。貴。德。尊。士。內。饒。氏。以。般。樂。分。貼。不。明。政。刑。以。怠。敖。分。貼。不。貴。德。尊。士。大。謬。○。般。樂。固。有。縱。欲。之。事。怠。敖。亦。正。在。有。事。上。見。怠。則。慢。事。敖。則。侮。物。蒙。引。分。靜。動。亦。非。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序講夫榮即福也以已之及時圖治者致之辱即禍也以已之及時苟安者取

之可見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疏義**新安陳氏曰仁榮福也不仁之辱禍也皆自已求之。

**附錄**仁榮福也不仁之辱禍也以仁則榮不仁則辱二句作提綱貴德尊士以

明政刑即所謂仁雖大國必畏則榮矣般樂怠敖即所謂不仁是自求禍則辱

矣本文禍福無不自已求之結此二節張說悞跟未雨節不知引詩只作上下

文過脉非正講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已求者太**

**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道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已求者**

**原請**詩云人能常念合乎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太甲曰已無罪而天降

之災猶可修救以挽回自為不善而蹈於禍則必至死亡而不可得生詩之言

即福自已求之謂也書之言即禍自已求之謂也仁則榮不仁則辱豈不信哉

**疏義**蔡氏曰及時明政刑自求福也仁榮者如此及時而樂放自作孽也不仁

之辱如此○新安陳氏日記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疆仁此因戰國諸

侯惡辱而勉以行仁正畏罪疆仁之事勉之存天理而享仁之榮戒之徇人欲

以遠不仁之辱亦遏人欲擴天理也

**附錄**此因上言禍福無不自已求而復引詩書以明之以見其必然而無疑也

當時人君不肯疆仁亦以為禍福之榮辱由於天命有非人之所能為者故引

詩言配命則知命由於天而所以合乎天者仍在我也引書言天孽可違自

孽不可活則知天能禍不仁而不能禍仁則所以致辱者仍在我之不仁也○

自求多福與自作孽兩自字與上是自求禍也自字一般作自家之自禍福無

不自已求之者自字作由字解

**傳言命命**

此勉諸侯寔行王政以致王重信能行一句上五節言王政可以得天下之心

便含當行意末節總結之勉之以行而斷其可以致王王政以得人心為本悅而願是得其心也五願字從五悅字生來天下皆悅便可無敵於天下然非信能行之不可能行又全在一信字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

俊傑才德之異於眾者

孟子曰今之諸侯王不能致王而天下皆得而敵之者不行王政故也王政行則人心得矣如賢能之士國所賴以輔治也若尊禮其賢者器使其能者比賢能之俊傑皆布列在位則天下之士聞風感慕皆悅吾用人有道而願立於其朝矣

雙峰饒氏曰俊傑謂人中之俊傑者即指賢能而言尊賢使能便是俊傑在位尊非禮貌之虛文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以至去讒遠色賤貨貴德皆尊賢之道○呂晚村曰戰國時諸政弊壞已極孟子就其最大者斟酌以行仁政耳

仁政固不只此也然王者規模大段已具○五節只說感應之情理如此項者未即寔事也至無敵而王方是寔效○此節正當重在賢字能字俊傑字蓋舉任得人方能犁然有當於士之心此士之所以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分而言之則曰尊賢使能統而言之則又曰俊傑在位尊是隆敬意使是

任用意前章在位與在職對看則在位自是尊位在職只是各辦職事此在位統承尊使則兼尊卑之位說○看戰國時皆自居為士有那一箇當得賢能俊傑者於此先不分明任憑你講尊使在位欲動一班遊說刑名之類如何能到王政地位如何能行便無敵於天下也故尊使前須有本領始得○孟子只因當時人君不行此五者且於此五者大相反而欲王天下正是生民以來未有能濟之事故孟子言能如此則天下皆悅而願如此矣若說做要天下歸心乃尊使在位與不征不屢云云則行王政之心先不誠矣切莫倒看了

不征不屢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更征其貨，或逐末者貨少，則但治以市官之法而已，而並不賦其廛。則天下之商皆悅，吾待商之厚而願藏於其市矣。

**疏** 朱子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處皆在焉。後一區為外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自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如今民間之舖面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少則不廛，而但治以市官之治，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償治爭訟，訊察異服，異言之類。○蔡虛齋曰：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是活字，廛無夫里之布之廛，是死字。**附參** 論治市法是一定不可少者，廛是參酌而用，征原先王所無，然戰國人君

法其所輕，廛猶不滿意，而惟重在征矣。惟重在征，故孟子先說不征，次亦無不盡廛。故孟子又說不廛，且逐末多亦只廛而不征，逐末少則並法而不廛，止見寬仁中又有寬仁也。○若謂逐末之人多，則廛以抑之；逐末之人少，則必不廛。勢必將使逐末之多亦變而為少，而後已。何以使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乎？愚意多少論貨，不論人。如逐末者貨多，則貪心無厭而取利亦多，故當廛以抑之；如逐末者貨少，則本少必利微，祇當治以市官之法而已，並不廛以厚恤之。如此則天下之商有不皆悅而願藏於其市者乎？

**關議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同議** 往來者，旅也。凡眾途所會之地，則立閔以限之行旅，有節傳方可度。但以此稽考其來歷，以防奸宄，而不征其往來之貨物，則天下之旅皆悅，吾柔遠之德而願出於其路矣。

**疏義** 雙峰饒氏曰。行旅有節。傳方可度。閑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脚引及州縣移文。或用節。或用傳。周禮所謂以節傳出納之者是也。

**附錄** 天下行旅之人。為類不一。有欲仕者。有卿大夫之聘問往來者。有牽車服賈者。此却單指服賈者而言。故但訊察非常。而不征其貨物往來之稅。若卿大夫之聘問者。無庸訊察。士人之欲仕者。亦無物可征也。惟譏而不征。絕見閑政之仁。如今之為閑也。將以為暴。亦是如此說。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附錄** 以耕為業者。農也。其於耕也。則復井田之法。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

橫稅其私田。則天下之農皆悅。吾薄歛之仁。而願耕於其野矣。

**附錄** 用貢法多取。則是不助而稅矣。用徹法而兼履畝。則是助而又稅矣。惟但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更稅其私田。則僅用民之力。而不損民之財。農豈有不

悅之理。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移之氓矣。**

氓音音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附錄** 至於一夫百畝之征。先王所以為遊民而無常業者。徹也。一里二十五家

之布。先王所以為惰民而不種桑麻者。罰也。而非所論於廛也。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其人非無常業。則無令出一夫百畝之稅。其地不可種桑麻。則無令出一

里二十五家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疏義** 朱子曰。後世之罰。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遊手浮浪之民。泰

然都不管他。○慶源輔氏曰。先王之政。宅不種桑麻。與閑民無職者。上之人皆

有法以抑之。此所謂當其盛時。民皆著業而無遊手與貧困者。所謂窮民不遇。鰥寡孤獨者而已。戰國時如夫里之布。一切取之。皆末流之害。縱人欲滅天理者也。○雙峰饒氏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庶役。夫征是粟米之征。即百畝之稅。如今輸租。里布是布縷之征。即五畝之稅。如今納絹。○蔡虛齋曰。宅不種桑麻者。此主宅內言。謂荒其地也。○民無常業者。此主游手遊食言。常業謂工之作。商賈之貿遷貨財者。不兼士之學言。只指市宅之民。亦似不兼農言。

**附錄** 此屋字有專指後市之屋者。有兼指左右各三區及後市之屋者。有以屋而不征之屋。指後市之屋。而以此屋字專指右左各三區之屋者。愚意單指左右各三區之屋為當。何也。後市之屋。四面有門。第為交易之所。故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日晏而市。百族為主。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不但為地甚狹。並不可以種桑麻而交易之區。亦無一定居住之人。何自而罰以夫里之布乎。惟左右各三區之屋。或為農夫在邑之里。或為百工營

作之所。或為商賈姑停積貯之處。愚意農夫在邑之里。合在田之一畝半。皆為種桑麻之所。則里布夫稅。家征自有常額。商之若停積貯。雖久於其所。然戰國時既屋而又征。豈於征之外。又有里布夫稅。家征之理。如此則既屋之又征之。又有里布夫稅。家征以擾之。有一人而五罰者乎。命何以堪。至於賈其居停積貯。未有常所。屋征不免矣。然行止往來。不常恐里布夫稅。家征亦無自而罰之。惟百工之人。技藝營作。居有常所。屋其定宅也。既不與市屋同賦。又不與貨物同征。於是因以里布夫稅。家征取之。至其並非無常業。亦並非能種桑麻者。皆不論也。此非愚敢妄說。只看上已分士商旅農。而此復曰天下之民。則不在士商旅農之列矣。又曰願為之氓。則但入編氓。而非士商旅農之比矣。斷指百工技藝之民無疑。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大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

**字講**五者之政能得天下之心如此人君特患不能行耳果信能以身心行寧政於此五者一一見諸施行則鄰國之民若士農若商旅若氓皆仰而愛戴之若父母矣既仰我爲父母則鄰國之民卽我之子弟使鄰國之君率民以攻我是率其子弟攻其父母也自生民以來未有以率子弟攻父母而能濟其事者也如此則我無敵於天下矣無敵於天下者是天所命之吏也爲天之吏凡逆天害民之國皆得而征伐之可以安撫萬民宰制六合於王天下何難哉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是在能行者矣苟不然者卽吾民皆吾敵也况鄰國乎哉

**疏義**雙峰饒氏曰吏君所命天吏天所命君所命者可以刑人殺人凡有罪者得而刑殺之天所命者可以行人伐人凡暴亂之國皆得而征伐之○新安陳氏曰欲除後世過取以奉其私之弊而一行之以先王之法皆所以遏人欲擴

天理也

**附**當時不能行此五者則與王道大相背馳固不能無敵而王天下卽虛心假意要行此五者而無誠信之心則功夫半零不落亦無無敵而王天下之效或反道王政無功故孟子必下信能行三字○上五節只言有感必有應之理此方言能行之寔效仰之若父母從上五箇願字生來第言其情率子弟以攻父母未有能濟方言其事惟足以爲民父母故天自命之爲吏以伐暴而救民註雖兼廢興存亡說自重廢亡邊

**人皆言全首**

此勉人君克不忍之心以行仁政首節言仁心人所同其次節言先王能克滿其量三節驗人之皆有四節五節決人之必有未二節欲人克滿其本心之量首節乃一章大旨工夫全在未後一節重擴克上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序講**孟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又各得天地之心以爲心故不忍害人之

心人皆有之不以聖凡而有加損也

**疏義**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天包著地別無所作爲只是生物而已亘古亘今生生不窮人物則將此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箇箇肖他本不須說以生物爲心緣做箇語句難做着箇以生物爲心○天地生物自是溫煦和煦這箇便是仁所以人物得之無不有慈愛惻恒之心○伊川曰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新安陳氏曰不忍卽是仁忍則非仁性中有此仁發出來便是不忍人之心所以後面提起所以謂之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便指出惻隱之心以當之○蔡虛齋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一句兼四端此一章重擴克此章首一節當做大看自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以

下總是申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自凡有四端於我者以下是說人當如先王有以推不忍人之心前只言不忍人之心後兼言四端分明仁統四德前是專言之仁後是偏言之仁○張彥陵曰日人則無古今爾我日皆則無彼此異同日有則非本無加益

**附義**天地惟以生物爲心故不但生物爲生也如日月以照臨之雨露以潤澤之雷風以鼓動之霜雪以堅凝之陽舒陰斂無在而非生物之心也人因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故衣食以養育之教誨以涵濡之爵賞以勸之刑罰以威之剛柔並濟亦無在而非生物之心也此卽不忍之政之所由起而聖人之所以本天也○或卽以此不忍之心單在情上見是蓋因下文以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解之也不知心統性情可以言性亦可以言情怵惕惻隱自是在乍見孺子入井之後有所感動之狀故惻隱上加怵惕二字爲不忍之心難見故於此處見之此句圖說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是一箇現成底不忍



之心自該性情而言。故朱子詩人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間虛包許多生氣。自是惻隱。不是為見人。我一理後。方見此惻隱。而今便教單獨。只有一箇人也。自有這惻隱。程子亦云。心生道也。以其自具此生道。非徒在用上見。

**至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

**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周禮** 但人有是心。而私欲間之。故不能達之於用。惟先王全體此心。隨感而應。

纒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不忍人之政。不忍人之失。養卽有井田諸政。不忍人之失。教卽有學校諸政。不待克廣而此心之用。自無所過焉。夫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由親而疎。自近而遠。心之所發。皆政之所施。則老老幼幼各得其所。天下雖大。運以此心而有餘。其於治也可運之掌上。而無難矣。此所謂全其

皆有之心也。

**疏** 雙峰饒氏曰。斯猶卽也。聖人之心。無物欲之蔽。經有不忍人之心。卽有不

忍人之政。不待克廣而後能也。若衆人則須待克廣。○蔡虛齋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胸中無一物以障之。故天理自然流出。無壅蔽也。

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則為他隔。着流不出來矣。故人皆有所不忍。而又須達於其所忍也。達之於其所忍。則須察識擴充。○呂晚村曰。全章指示性情體用。勉人擴充。此節不是鋪排事功。正借聖人做箇極頭樣子。以為擴

克之的。是上節註脚下五節總旨。○以行二句。卽是斯有中事。此急發語。非層次語也。但斯字。指聖人過化存神不可知之外。而以行二句。卽就其中見聖人。寔地施設處。却正是下面擴充用力之方。○以行二句。正好與離婁章參看。心與政本一物也。未有政時。先有心在。既有政後。心卽寓焉。以字如火之附薪。行

字如舟之載物。

附註明云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曰全體此心者即所謂滿腔子都是此不忍之心也隨感而應者看那一樣事感來便以那一樣道理應之無待察識而後知也故其所以無非不忍人之政者是他因心立政便可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便成箇不忍人之政非擴而充之而後漸次能之也○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此推字即本文行字乃由心而達之政也後面擴充謂擴而大之以充滿其分量是以一端而達之全體也况擴充工夫無論有位無位之人皆做得學者於日用之間無在不可察識其端而擴充之不限定推之政事若有位者則便在政上擴充亦無兩截工夫耳○脫村謂此章偏注重政一邊非也開口提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到治天下可運之掌只是此不忍之心達之耳下擴充雖不能離事以為擴充要只是因此心四端之發而擴充之如何反重政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

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序講先王因心以行政豈得謂先王獨有此心而人或無此心乎蓋不忍人之

心固人皆有之者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何以驗之今人乍見無知之孺子將入於井無問賢愚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心莫不為之驚動而傷之切痛之深者何也不忍孺子之無知而入井也試推其所以不忍之故非欲以此納交於孺子之父母而結其好也非欲以此干求於鄉黨朋友之美譽也非

惡被不救人之名而欲以此避之也。倉猝之間無安排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本然之真心。此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疏義**朱子曰見孺子將入井惻隱之心便發出來如何已得此樣說話孟子說得極分明世間事若出於人力安排底便已得若已不得底便是自然底。○方其乍見孺子入井時也着脚手不得縱有許多私意要譽鄉黨之類也未暇思量到但更遲霎時則了不得也是非辭遜羞惡雖是與惻隱並說但此三者皆自惻隱中發出來因有惻隱後方有此三者惻隱此三者似較大得些子。○非惡其聲非惡其有不救孺子之惡聲也。○惡其聲已是有此計較乍見而惻隱天理之所發見而無所計較也惡其聲之念一形則出於人欲也人欲隱於天理之中其幾甚微學者所宜体察。○只是滿這箇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纏觸着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恰似大段痛傷固是痛如針子略挑些血出也便痛故日用所當應接便無些子間隔癢痛疾痛莫不相關纏

是有此子不通便是被些私意隔了。○雲峰胡氏曰集註與謝氏皆看得在見二字緊蓋惟倉卒忽然而見之時此心便隨所見而發正是本心發見處若既見之後稍涉安排商量便非本心矣。○慶源輔氏曰怵惕心驚懼而起念之意緣卒乍而見故心驚懼而動也惻隱由傷切而痛深自淺而深皆所以名狀不忍人之心可謂善形容矣。

**附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未發時原無可見而孟子獨謂其皆有恐人信不及故此開口着所以謂三字汎而指之曰今人對上不惟先王有見人人皆有之意。○怵惕從乍見二字生來惟其乍見不覺怵惕惟其怵惕不覺惻然而傷並隱然而痛矣註云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是就此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而指見不忍人全體之心諸儒因此句把首句單指已發之情說非是。○連下三箇非字是極形容乍見時發露之真無一毫轉念計較處。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

之心非人也

惡去聲

羞耻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序論** 不忍孺子入井之心。其無所為而為者。如是由是乍見觀之。可見人必有惻隱之心。若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有惻隱之心。則必有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不獨乍見孺子之時為然也。人皆有見不善而羞之惡之之心。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人皆有見利不可苟得而辭之讓之心。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人皆有分辨可。是則是可非則非之心。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疏義** 朱子曰。不忍之心。即惻隱之心也。蓋性之為德。無所不具。總之則為仁義禮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所發。無所不通。總之則為是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心統性情。故仁義禮智性也。四端情也。而皆得以心名之。蓋以其

所統者言爾。○惻隱便是初動時。羞惡是非恭敬亦須是這箇先動一動。○會恁地。○莆田黃氏曰。由是觀之。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說論惻隱便引箇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出來。○蔡虛齋曰。是非是活字。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也。

**附參** 由是觀之言。即不忍孺子入井一事觀之。便知人皆有惻隱之心矣。既有

惻隱則知其必有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矣。無則非人。只是反夾之辭。見人則皆有必矣。故此一節。只了得人。皆有三字。另說者。非謂為下節過脈者亦非。○朱子謂惻隱便是初動時。羞惡是非恭敬亦須是這箇先動一動了。方會恁地者。以惻隱之心包却辭讓羞惡。是非而言之也。又云。既仁矣。合惻隱則惻隱合羞惡。則羞惡不成。只管惻隱。亦有斷制此見。惻隱之心。又少不得羞惡已成之。不然豈不流而為姑息。又曰。惻隱羞惡。也有中節不中節。這便是少不得辭讓之禮。知其當惻隱羞惡。而必於中節。這便是是非之智。此又見只一箇惻隱之心。了不得。故又必有羞惡辭讓是非也。蓋論源頭。只一箇仁。自包了義禮智。論成

就則必得義禮智方全得一箇仁此孟子所以既說箇惻隱之心而又必推言羞惡辭讓是非者正以此諸儒發揮朱子前說甚明而於後說似猶缺略敢為發之

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序講 夫四者之心所以為之而即應者情也。皆性之所發也。人具仁之性本有慈愛之理。惻隱之心是仁所發見之端緒也。有仁即有義。有禮。有智。人具義之

性本有羞惡之理。羞惡之心是義所發見之端緒也。人具禮之性本有辭讓之理。辭讓之心是禮所發見之端緒也。人具智之性本有是非之禮。是非之心是智所發見之端緒也。使無仁義禮智之性。又安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乎。

朱子曰。怵惕惻隱羞惡都是道理。自然如此。不是安排。合下制這仁字。纔

是那傷害底事。便有箇惻隱。合下制這義字。纔見那不好底事。便自然羞惡。這

仁與義都在那惻隱羞惡之先。未有那惻隱底事時。已先有那愛底心了。未有

那羞惡底事時。已先有那斷制裁割底心了。又曰。日用應接動靜之間。這箇道

理。從這裏迸將出去。如箇寶塔。那毫光都從四面迸出去。○四端未是盡。所以

只謂之端。○緣是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着。只得將他發動處看

却。自見得恰如有這箇兒子。便知得是這樣母。○以體用言之。有體而後有用

故。端亦可謂之尾。若以始終言之。則四端是始發處。故亦可以端緒言之。○新

安陳氏曰。性情字皆從心。心涵養此性。心統性也。心節制此情。心統情也。○潛

室陳氏曰。端者端倪也。物之緒也。譬之繭絲。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有一團絲

若其無絲在內。則緒何由。而見於外。○北溪陳氏曰。四端之說是說外面可見

底。以驗其中之所有。惟是有四者之體。故四者端緒自然發見於外。

**附**。惟心統性情故說箇惻隱之心便因情而連及性矣。指之為仁之端便由性而達之情矣。體用原不相離。着眼在八箇之字。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即。是。端。而。人。不。知。其。為。仁。義。禮。智。之。端。故。孟。子。指。之。為。仁。之。端。也。云。云。之。字。也。字。神。情。活。潑。然。孟。子。必。欲。人。認。取。仁。義。禮。智。之。端。者。以。其。不。能。察。識。則。其。端。終。昧。而。不。能。擴。充。則。其。端。終。失。也。人。就。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偶。然。發。動。處。但。謂。人。本。有。仁。義。禮。智。之。性。則。多。性。不。及。惟。即。從。偶。然。發。動。之。必。有。者。指。其。即。仁。義。禮。智。之。端。而。人。可。無。疑。於。性。而。擴。而。充。之。以。復。其。本。然。之。體。矣。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肢也。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意。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然**。是四端非本無而暫有者也。人之心必有是四端也。猶人之身必有是四體也。天下無四體不備之人。則亦豈有四端不具之人乎。人既皆有是四端。則人皆能全之矣。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全者。是甘置其身於不善之地。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全者。是置其君於不善之地。賊其君者也。然則臣固不可以賊君。君亦安可以自賊哉。不安於自賊。則當知所以察識而擴充之矣。

**附**。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四肢。既見其必有矣。下又說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則非不能。有此四端。可知。蓋既曰有。如何又說不能。只是謂偶有其端而不能得其全體。如偶有惻隱之端。而自謂不能全得此仁。偶有羞惡之端。而自謂不能全得此義。禮智亦然。所以如此者。只是物欲遮蔽之耳。纔有物欲。便遮得全體。不見了蔽之之字。自指仁義禮智說。下面擴而充之。亦是由四端而充滿其仁義禮智之量。俗解反謂此章重情不重性。謬矣。○凡人皆不可自用此句。亦該得為君一種人在內。下賊君是帶說。○此節承上皆有而起。下擴充之意。

四端是性之分見處。四體亦是身之分見處。故借來比並說。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

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附錄** 特人多為私欲所蔽。不能察識而擴充之耳。誠使凡有四端於我者。隨其

發見之端。自加察識。知仁義禮智之端。為我之所必有。皆欲一一推廣而充其本然之善矣。則本體昭融。真機活潑。其日新月盛之機。若火之方熾。而不可撲滅。泉之方出。而不可壅遏。此知擴而充之機勢也。苟能由此方動之機。而遂充之以極。其量則仁無所不愛。義無所不宜。禮無所不敬。智無所不知。舉四海之大。足以保之。而無難。苟不充之。則仁義禮智。終非已有。雖至親若父母。且不足以事之。况四海乎。皆有是心者。其以先王自勉焉。可也。

**疏義** 朱子曰。人須擴而充之。人誰無惻隱。只是不能常如此。能常如此。便是孟子說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若不能常如此。恰似火相似。自去打滅了。水相似。自去淤塞了。如草木之萌芽相似。自去踏折了。便是了。更無生意。○不能擴充者。正為不知。都只是冷過了。若能知而擴充。其勢甚顯。如乘快馬。放下水船相似。○要推廣充滿。得自家本然之量。不特是孺子入井。更恁地。其他事皆恁地。如羞惡辭讓是非。不特於一件事上恁地。要事事皆然。

是充滿謙足無少欠闕也。知皆擴而充而擴之矣。知方且是知得如此。至說到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即掉下擴字。只說充字。○知字只帶擴充。說知皆擴而  
 充之。與苟能充之句相應。上句是方知去。充下句是真能恁地充。○上面在知  
 字上下在能字上。○問推字與充字。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得能充。則填得來滿了。注水相似。推是注下水去  
 充。則注得這一器滿了。○雙峰饒氏曰。集註即此推廣。是釋擴字。滿其本然之  
 量。是釋充字。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推以至於無一民一物之不愛。是充仁之  
 量。自一事之得宜。推至於無一事之不得宜。是充義之量。禮智皆然。人能充廣  
 則四端之流行發達。常如火始然。泉始達。其勢方張而不可遏。便由此而可以  
 燎原赴海。若不能充廣。則如火始然而即滅。泉始達而即壅。便只恁地休了。所  
 以集註云日新又新。新字正是發明二始字之意。○慶源輔氏曰。集註反求默  
 識者。格物致知窮理之事也。擴充之者。誠意正心力行之事也。○新安陳氏曰。

此章始專以不忍人之仁言。繼因體驗惻隱之心而悉及羞惡辭讓是非之心  
 具四者一仁也。惟聖人能以是心行。是政安而行之者也。惟君子能知其本有  
 是心而擴充之。勉而行之者也。若眾人則不能識察。不能擴充。此心雖發。隨發  
 隨泯。真自棄也。○雲峰胡氏曰。集註於盡心曰盡其心之量。此則曰充滿其本  
 然之量。須看朱子如何下一量字。蓋體無所不具。用無所不周。此心之量。本如  
 是其大也。知性則有以盡此心。本然之量。知此性之發而擴充之。則有以滿此  
 心。本然之量。○蔡虛齋曰。大註知皆即此而充滿其本然之量。一此字指上文  
 四端在我。隨處發見者言。又云能由此而遂充之。此字又指知其即此推廣而  
 充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言。二此字所指不同。○苟能  
 充之。足以保四海。是有不忍人之心。而能察識擴充之。以行不忍人之政者也。  
 至於足以保四海。則亦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矣。

**附錄** 朱子語類有重知字說者。有不重知字說者。不看分明。便有偏病。愚細玩



之其重知字說者就凡人用功而言不能察識如何能擴充是擴充全在察識其端推廣充滿得去故曰不知都只是冷過了其不重知字說者就孟子文勢而言只是知得四端之發見便即此推廣而充滿之自有火然泉達之機語氣一直注到擴充上去不滯在知上說也孟子必帶知字說也見要察識未抹去此意然只帶知字注到擴充上則以人但有四端發見無不自覺只擴充為難也交互看愈見其妙○是箇火自是要然是箇泉自是要達是箇仁義禮智之端自是無不可推廣充滿也故必先認得火字泉字方講得然達此一層重性說也然火却只怕不然泉却只怕不達如仁義禮智之端只怕窒塞不擴充遂無可奈何耳故必須有始然始達之機這火與泉乃有用此一層又是重擴充說也人惟知重擴充而不推本於性之自具則此始然始達之機如何便不能止下文能充如何便保四海也道理須要識得根源如此○火始然泉始達只是言其機勢之自然其實擴而充之中間由微而著由著而益著由近而遠由

遠而益遠亦有許多漸次在非一蹴而便至能充也到能充却是就滿其分量而言故曰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却又不但是不滿其量乃雖有四端彼自坐定了不去充故曰不足以事父母

### 矢人言公

此以是非羞惡之心醒人之當為仁也首二節即擇術以明自處不可不仁中二節言不仁之可耻而勉其為仁如耻之莫如為仁二句乃一章之要領末節方言為仁當反求諸己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傷人函人惟恐不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音含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序講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則人盡仁也彼矢人之本心其初豈不仁於

函人哉。乃矢人惟恐其矢之不利而不傷人。函人惟恐其甲之不堅而傷人。是  
矢人之心似不仁於函人矣。不特矢人函人然也。即彼巫者常利人生。匠者常  
利人死。亦有然是匠者之心似不仁於巫矣。此非其本心之有異。亦其所為之  
術有以使之也。故術之在人。關係甚大。習於仁則有仁人之心。而善念日生。習  
於不仁則有不仁之心。而惡念日長。人之擇術可不慎與。

**疏義**

新安陳氏曰。此只借以術之當擇說起。引出人當擇仁而處之。

**附參**

矢。函。巫。匠。都是舉來做引頭。見惻隱之心。無論矢。函。巫。匠。皆有只因所業

之術有仁不仁。故其心惟恐有傷不傷也。術不可不擇。仁而處人。凡有執業。豈  
可不處於仁。故下引孔子之言。以見人當擇仁而處。矢。函。巫。匠。相對待說。仁則  
貫徹乎其中。無有對待。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

仁是不智也。

焉於處反  
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  
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  
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  
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  
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附註**

慎則必擇所處矣。孔子嘗曰。里有仁厚之俗。擇居者尚以為美。若人擇所

以自處而不於仁。則本心之明已失。安得為智乎。孔子此言。蓋謂夫仁也者。自  
其天所予而言。則得天地生物之心為最先。所以統四端。該萬善。而為良貴之  
首。尊莫尊於此焉。乃天之尊爵也。自其在人者而言。則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  
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離。安莫安於此焉。乃人之安宅也。此尊爵  
安宅自有而自為之。誰得而止之。今莫為之禦。棄其所至尊。舍其所至安。則是  
非之心已失矣。孔子所以謂之不智也。

慶源輔氏曰五性皆人心之德而仁則周貫乎四者之中故為本心全體之德天理有則而不流故有自然之安人欲橫流而無止故有陷溺之危克盡人欲純是天理方始是仁此所謂有安而無危也人當常處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即所謂依於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之意此聖門學者必以求仁為先務也○西山真氏曰仁乃我所自有苟欲為之誰能止者乃甘心於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二者常相須焉不仁斯不智矣下文是也不智斯不仁矣此是也○蔡虛齋曰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此句於爵字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此句於尊字始見

**附錄** 即術之不可不擇處於仁以見人當擇仁而處故引孔子擇不處仁焉得智之言下緊接夫仁說可見並無証上擇術之意但孔子所言擇不處仁單就里說孟子引來見人當處仁不單就里說此其小異耳○註云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又曰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下而箇自字有意蓋仁是我自家

本有之理而不自處之便是自棄此理非如術之在外可聽其去此而擇彼也○仁原不必名之以尊爵安宅然後當處不過為當時不肯為仁之君而發不  
 僅曰爵而曰尊爵以仁之本能兼統四端而言也不僅曰宅而曰安宅以人之得仁而處者言之也當時人君意中之尊爵安宅究竟不尊不安以其非天之尊爵人之安宅故天人字亦下得甚有意思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從而耻為役由人而耻為矢人而耻為矢也**

由與猶同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原** 不智則不能擇仁而處即為不仁之人矣不仁之人物欲日蔽本心日昏而益以不智矣夫既不智則不知禮之所在而動必越禮不知義之所在而行必乖義是無禮無義也四者俱無則自失其良貴而置身於卑賤之地而為有德者之所役是人役也既為人役而顧耻於為役吾恐役之終不可免也猶夫

業弓之人而耻為弓業矢之人而耻為矢即欲不為而不可得也亦奚能免於人役哉

**慶源輔氏曰**不仁則頑然不覺故不智不智則懵然無知故不知禮義所在。蔡虛齋曰以用功之序言則先智而後仁以自然之理言則先仁而後智。人役而耻為役以下皆是激而進之之辭。林次崖曰弓矢人如何耻為弓矢攻於小藝以供民用是不能大有為以服役人故自羞耻不能自強以服役人但為人役而耻之亦猶是也。

**附錄**仁自是吾心所本有底不仁自是吾心所本無底今忽舍却吾所本有之尊爵安宅而自就于卑汙之場陷溺之危豈非昏蔽之甚故不仁由于不智此朱子謂仁義禮都藏在智裏面也然昏蔽不智却是甚麼昏蔽他不過人欲之私纏擾深錮所以失其本心之明而人欲之私纏擾深錮者只是一箇不仁耳故因不仁而益以不智更至無禮無義蓋仁畢竟是總腦。不仁不智無禮無

義則放辟邪侈無所不為必至為人所役人役也是斷定必然之辭時解謂不過卑之以見不仁之可耻反說寬鬆了

**如耻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耻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附錄**為人役而不知耻則已如以人役為耻莫如反不仁而為仁崇尊爵居安宅則良貴在我自不至為人役矣慎擇所處計無有外於此者

**附錄**前面是不智也只是見人自不為仁便是無一毫本心之明了人誰無一毫本心之明奈何不為仁這便是重仁說非重知說也後面又說不仁不智因而無禮無義豈有為人役而不耻之理然去耻必要為仁亦是重仁說非重義說也。既無禮無義則宜失其羞惡之心何以猶知耻為人役蓋無則俱無者人欲之橫流也無之而不能絕猶有時而發者固有之良心氣不息則理不全

無也

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中法

**問**為仁何如亦反諸已而已人固莫有禦之者也蓋我為人役不必怨人之

役我蓋仁者有如射然射者之於射不遽發矢也必內正已之志外直已之體

極其審固而後發矢苟發而不能中則不怨人之勝已者惟反求諸已以為吾

志有未正吾體有未直求所以正之直之而已為仁由已而不由人何以異此

誠能為仁而智與禮義無不該矣何患為人役哉

**論語**朱子曰仁者如射但那發時毫釐不可差○雙峰饒氏曰此章與仁則榮

二章之意同皆是教時君因耻辱而勉於仁言不能行仁則既無尊爵之可貴

又無安宅之可居安富尊榮皆無之而為人役不免焉則不當歸怨於人但當

反求諸已已當為仁大國安能役之○新安陳氏曰人所以不為仁者由於是

非之心不明與羞惡之心不正耳故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而  
擇為仁之術繼言如耻之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為仁之機也○蔡虛齋曰承  
上文如耻之莫若為仁說為仁便是仁者○仁者如射一句之下皆就射上說  
而為仁由已之意在於言外

**問**仁者只作為仁之人集註為仁由已句甚明若已足箇仁者則又安有不  
中安有怨勝已之理下面都不消說了仁者如射一句斷住下只就射說為仁  
者須是自家先有其德方可發政施仁即正已而後發之譬也既然以德行仁  
自無不當然毫釐之間偶或有差無以當乎天理之則而合乎人心之安即發  
而不中之譬也如此豈可怨人勝已仍反之已只是修德自強貴德尊士以明  
政刑之類即反求諸已之譬也

**論語**

此見聖賢樂善之誠愈進愈無窮也不得以三平畧過亦不可抑由禹以形舜

要見由禹已是大了。舜則更有一種難及處。此乃孟子恢弘善量。引人詣極之意。歸重君子莫大句。

###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周氏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孟子曰：吾嘗歷觀古昔聖賢。而見樂善之誠焉。昔子路勇於自修。惟恐己之不善。失於不知而不能改。有人告之以有過。則忻然而喜。以其得聞而改之。其樂善何誠也。

南軒張氏曰：聞過則喜。非能克其驕吝。自不能驕則自以為善。而惡人議已。吝則安其故常。而不能從人。子路用力於克己。其功深矣。○蔡虛齋曰：喜其得聞而改。便有遷善之機。是子路之樂善也。

附錄：註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于自修如此。全重在聞而改。上若只喜聞便了。却有甚意思。本文吃緊。要看則字。若人告之以有過。稍加轉念。便生護惜。即謙處亦是假謙。虛今纔人告之以有過。此便喜了。則其出于中心之誠。然可知。且必先有要補過遷善之心。素蓄於中。故方告則喜。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此豈有喜過不改之理。○只喜聞過。便是樂善無兩層。

###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原：若禹則不待其有過也。一聞人之善言。則至誠屈已拜而受之。觀書曰：禹拜昌言。則受善之誠更可知矣。

慶源輔氏曰：子路賢者也。故不能無過。但勇於自修。是以喜於得聞而改之。禹則聖人也。其心純是天理本然之善。故不待其有過。但一聞善言。則至誠屈已拜而受之。

附○或因下大舜有大焉句兼承由禹遂謂上兩節是平列無軒輊非也孟子

逐層說下便有一層進一層以見善量無窮之意但不重分別大小以貶抑由

禹耳註云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便見較于路更進之意蓋于路

必待有過而後人告必待人告以過而後喜則其來善也猶未廣矣惟聞善言

則拜則其受善也益多屈已拜受只言其誠不在拜上見進於子路

則拜則其受善也益多屈已拜受只言其誠不在拜上見進於子路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

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强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

目也

由禹樂善已不可及矣至於大舜則胸襟度量正有大焉者舜視善為天

下之公理本無彼此爾我之殊而與人同之焉不存一己之見於心而舍已從

人無所係吝不知善之在已也惟舍已從人並不存一人之見於心而見人之

善則樂取以為之不待勉强亦不知善之在人也人但兩忘所謂善與人兼者

也其大為何如哉

疏義朱子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已在人之間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已

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為善而

不知其孰為在已孰為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謂之舍已者特言其亡私順理

而已非謂其已有不善而舍之也謂之樂取者又以見其心與理一安而行之

非有利勉之意也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

耳○禹聞善言則拜猶着意做舜與人同是自然氣象聖人之拜固出於誠意

然拜是容貌間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真見於行事處○慶源輔氏曰禹聞善

言則拜聞之者禹也言之者人也以我之聞聞彼之善拜以受之猶有人已之

分也至於舜則善與人同耳○蔡虛齋曰舍已從人樂取于人以為善二句只

是一事故下只言無非取諸人者○舍已從人已字重從人即是樂取諸人也

○善與人同此善字以天下之公善而言不可認作舜之善故曰善者天下之公理○呂晚邨曰此章只是形容善量無窮不是較量三人品第也○與人同舍已從人正言其取善非謂其忘也即忘亦忘人已之見豈忘善哉

**附錄**子路聞過而後改無過時恐尚有疎忽處禹聞善則拜是善量較濶於子路心思亦縝密似子路此中未嘗無層次但以大舜相方則由禹皆有人已迹象未化故惟舜為大舜之大於由自不必說其大於禹只在安勉之分纔有安勉便有大小故朱子謂禹聞善言則拜猶着意做舜與人同是自然氣象蓋纔着意做便介於人已纔出於自然則只見得善是公理惟可樂而已或看大小在安勉外者非是○總只一善與人同該了舍已便是要從人從人便是取於人但人惟有所係吝則舍之難必待勉強則樂之難註只是要說得無所係吝不待勉強意出耳若認定兩句分說於理未融即所謂已未善者豈行真有未善只是聖不自聖見人善便似更善於已使斷無所係吝而從之耳或問謂

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者正以此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序**然舜之取於人不但一時為然也自耕稼而陶而漁以至登庸而為帝無非取於人者或聞一善言或見一善行無不樂取而為之蓋終身如一日也

**師**朱子曰觀其居深山中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及其格於文祖則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總則其自始及終無一毫之私一息之間可知所謂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豈虛語哉

**附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是包括一生而言以盡無非一字之量或問兼無一毫之私一息之間者蓋無一毫之私則徹內外而皆樂善之誠矣無一息之間則徹初終而皆樂善之誠矣總是橫豎反覆看之意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閒。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夫取人爲善，未嘗有與人爲善之意。然天下之善者以見取爲榮，自然益勵於善。未善者以不見取爲恥，亦皆勉而爲善。是乃許助人之爲善者也。夫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則是君子故有以成己，又有以成物矣。故君子之善莫大於此。此由禹大舜雖有大小之分，而樂善之誠無彼此之間，有以裕於己而及於人者，則一也。學者可不勉哉。

問是與人爲善，當其取人之際，莫未有助之之意否？朱子曰：然。曰：三者本意似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爲善，乃是孟子再疊一意，以發明之。否曰：然。○大舜樂取諸人，以爲善，是成己之意，是與人爲善也。是著人之善。○新安陳氏曰：舜事優於禹，禹事優於子路。然學者之希賢希聖，未有無其序者。常人循

欲背理，諱過飾非，視子路之心已相背馳，何敢言舜禹事必先忘欲克已，然後能至公而自然無私，故必如子路之克己，私始漸能如聖人之與人爲公耳。○新安倪氏曰：語錄云：三者本意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爲善，乃是孟子再疊一意以發明之。卽此條以証集註之說，則是三人皆有樂善之誠。子路樂於聞人告之以有過，禹樂於聞人之善言而拜，舜樂取人以爲善，雖有淺深，是皆在人者有以裕於己也。末一句所謂在己者有以及於人，乃是申明孟子再疊之意耳。輔氏謂末二句皆單說舜竊恐未然。○蔡虛齋曰：不可謂只是取人之善言如好問用中之說耳。須兼言行，故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出於誠也。禹聞善言則拜，拜出於誠也。舜之舍己從人，又不待言也。子路之喜聞過，禹之拜善言，舜之舍己從人，同一樂善也。○子路聞人告以過而喜，子路樂善之誠，不以彼此而閒也。禹聞善言則拜，是禹樂善之誠，不以彼此而閒也。故下二句俱通三人說。朱子統又

此章之文而總其旨以示人也。蓋孟子之說分殊也。朱子之說理一也。聖賢之言時有足前人之所未備者。此類是也。

**附**此節本總承由禹舜說歸結通章而諸家皆單貼舜說者。以取諸人以爲善與上無非取於人者。字有相同。遂悞作一氣承頂而就舜說也。今觀總註既謂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則未嘗謂舜樂善之誠無彼此之間。而由禹有彼此之間也。樂善之誠既無彼此之間。則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豈舜卽有以裕於己。及於人。而由禹則不能乎。語類又明謂三者本意似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爲善。是孟子再疊一意。以發明之矣。何所見一而單貼舜說乎。○子路之聞過則喜。則其改過遷善。取諸人矣。禹之聞善言。則拜。則其所受之善。皆取諸人矣。但不如舜之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無非取諸人耳。謂取諸人之量。不及舜。則可謂由禹。非取諸人。則不可。子路聞過則喜。亦助人改過爲善也。禹聞善言。則拜。亦助言善之人爲善也。但不如舜善與

人同之。無非與人爲善耳。謂與人爲善之量。不及舜。則可謂由禹。不能與人爲善。則不可。但能取善以與人爲善。皆是大故。又以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總贊之。此註所以皆謂之聖賢樂善之誠也。此節從來憤憤敢爲辨之。

**伯夷**

此見君子不爲一偏之行。敘伯夷。則推其惡惡之心。一節嚴。一節便有箇隘的意思。在敘柳下惠。則推其混俗之心。一節寬。一節便有箇不恭的意思。在末明斷其失而言君子不由。不由其隘。不恭。直是不由其清和也。不必回護夷惠。

孟子曰。伯夷。自是作其君不事。作其大夫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王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

屑就也。朝音潮。惡惡上去聲。浼音沒。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

孟子曰。伯夷。自是作其君不事。作其大夫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王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

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巳語助辭

孟子曰君子之為學也亦貴審其所由而已稽古伯夷上擇君而事非其可事之君則不仕下擇友而友非其可友之友則不友然不但不事其朝亦不立也不但不友亦不與言也何也惡其惡也若使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之高貴而坐於塗炭之中不能甘也其惡惡之嚴如此由其惡惡之心而推之莫說真是惡人不肯相近就思與鄉里常人並立其冠不正亦失禮之小耳亦必望望然去之若將汗累及已而遠之惟恐不速也莫謂鄉人少失禮便不與立雖諸侯有善其辭命而來聘者初無失禮矣而彼亦不肯受所以不肯受也者蓋其心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焉必於就巳爾伯夷之行如此

**疏義**

朱子曰伯夷不屑就已注云屑潔也潔猶美也苟以其辭命禮義之美而就之是切切於是也然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亦不肯就而況不道而無禮者固速去之矣世之所謂清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令而來者固有時而就

之惟伯夷不然此其所以為聖之清也柳下惠不屑之意亦然○新安陳氏曰此言伯夷之清嚴於惡惡而不輕與人羣也○蔡虛齋曰此條是節節說深去不立於惡人之朝不但非其君不事只亦不立其朝不與惡人言不但非友不友只亦不與之言○鄉人又未至於惡人推惡惡之心至此者極言之也又深一節推孟子推之也思伯夷自思見得如此也

**附錄**

註解多謂上二節只說他清和之極尚未說他隘與不恭直到末節乃判斷他如此則隘與不恭在清和之外矣看孟子他章說夷惠只是大概形容此章却用節節推深此節從非君不事非友不友推到並不立朝與言不但不事友而已也然猶惡人也鄉人則非惡人比矣其冠不正小失禮耳而亦望望然去之不又加嚴乎然其冠不正尚有失禮處若諸侯善辭命而至是不但不失禮而且有禮然亦不屑就蓋視當時諸侯無一可與之人也清到此地分明有一隘字在矣故後緊承而斷之曰伯夷隘○自非其君不事至坐於塗炭是述

其行事如此。自推惡惡之心。至不屑就。已。是其行事而推其心。如此。然在孟子亦不重分別他行事與其心。只是一層推進。一層至惡惡。到盡頭而後已耳。○或云思與鄉人立一段。是孟子形容之辭。是故諸侯善其辭命而至。有是故字。是伯夷原有實事。愚意不然。當時並無善辭命而至之諸侯。是故自是孟子推他若將挽之。故必至於此也。要活看。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憚。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裋裸。程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接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袒音但。裋音錫。裸音果。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後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憚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裋露臂也。裸程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又有柳下惠者。有君可事。便事。雖汙君而不以為羞。有官可居。便居。雖小

官而不以為卑。其進而事君。居官也不肯苟且。以隱在己之賢才。而必以其直道而行。惟必以直道。則易至於遺佚矣。然雖為人所放棄。而不怨乎人。即至身處困窮。而不憂諸已。其超然於榮辱之外者。如此。故其自言曰。天下之人。爾自為爾。我自為我。雖袒裋露臂。裸程露身。無禮於我側。亦爾自失禮耳。焉能浼我哉。惟皆不能浼已。故嘗由由然而自得。與人同處。弟不自失其正焉。雖當欲去之時。或有接而止之。而彼即止。其所以接而止之。而止者。是其心亦不以去為潔。而切切然必於去已。爾柳下惠之行如此。

朱子曰。進不隱賢。便是不以其道。人有所見。不肯盡發出。尚有所藏。便是

枉道。○新安陳氏曰。此言惠之和寬。以處眾而不輕與人絕也。○蔡虛齋曰。不羞汙君。不卑小官。是進也。然進不隱賢。而必以其道。必以其道。則未免於遺佚。阨窮矣。然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憚。阨窮深於遺佚。○與之偕之字。指爾為爾者言。不必拘袒裋裸程。○丘月林曰。不羞不卑。與不事不友。相照。不隱賢。四句

與不立五句相照爾為爾與鄉人相照。援止與不受相照。俱是一節深一節。柳下節通是說他和之極處不隱二句。只是起不怨不憫意耳。不自失亦是帶說。俱不重只重和上。

此節不羞汗君不卑小官。是把進不當事了。至遺佚不怨。阨窮不憫。是把退亦不當事了。袒裻裸裎不能浼。是把世人都當事了。直至援而止之。而止和到此地位。分明有一不恭字在矣。故後緊承而斷之曰。柳下惠不恭。○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足上不羞不卑。二句非又另說他介也。而不自失亦只足上由。由然與之借意亦非重介說也。今形容他和之極。而至於不恭亦必帶此意者。蓋和比不得清無此作骨子。便失却聖人本分也。若重介說則不得孟子本意矣。○惠何故說爾為爾。我為我。兩句只因世人說爾便關切。我說我便關切。爾故着此兩箇為字。分別得全不相干。然乍見只是爾我無關對說。在這裏細看。畢竟我字是主。爾字是賓。爾為爾。則我不管。爾為我。則我只管我也。故下緊

接爾焉能浼我。○由由然與之借而不自失句。若將由由與借做一截。不自失又做一截。則與借是說他和不自失。是說他介矣。俗解更歸重不自失。上是孟子更重他介處說可乎。試看着一故字。分明緊承爾為爾。我為我。與焉能浼我。來則知只重由由與借而不自失。在由由與借中見。猶云但不自失耳。一自字認真便是爾我大分別處。他人有失便不管也。如此便有箇不恭在。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孟子既述夷惠之行。遂從而斷之曰。伯夷行雖高潔。然孤介絕物。於人無所包容。未免失之狹隘。柳下惠行雖寬和。然輕忽待人。視一世無足較。未免失之不恭。君子無取於此。君子處已待人之道。清而能通。不至孤高而絕俗。和而有節。不至同流而合汙。隘與不恭。非大中至正之道。君子斷斷不由也。學者可

不知所取法乎

朱子曰夷隘惠不恭不必言效之而不至者其弊乃如此只二子所爲已  
有此弊矣伯夷自是有隘處柳下惠自是有不恭處且如雖袒裼裸裎於我側  
分明是不將人做人看了○雲峰胡氏曰道惟中則無弊夷惠不合乎中庸之  
道故君子所不由夫子之道大中至正之準故孟子所願學○林次崖曰伯夷  
之清便有隘之弊柳下惠之和便有不恭之弊非清和之外又有隘不恭也  
人多將清與隘和與不恭看做兩箇謂夷惠之清和可由而隘與不恭不  
可由愚謂不然夷惟清到極處便有這隘意思惠惟和到極處便有這不恭意  
思清和而至於聖者以行造其極而言之也清和至於聖而不免有隘與不恭  
之失者以雖行造其極而有偏也只看孟子上援引兩段文字卽他章援引以  
爲清和之証者而疊疊推之未嘗另設一辭便可見也若謂夷只當清不當隘  
惠只當和不當不恭則是清和可不造其極而已也若謂只學夷之清不學夷

之隘只學惠之和不學惠之不恭則是半上不下祇成不禮禱事物也從來此  
章書被時人解壞不知夷惠惟清和之極自必隘與不恭既有隘與不恭之失  
君子自是不由而必由時中之聖矣語類甚明人自不體會耳○學會問陸稼  
書謂夷惠之清和有恰好處亦有過當處其恰好處便是中其過當處便是隘  
與不恭如此則似清和猶有可由矣而今取其說何也曰惟夷惠一味清和到  
底故中間有清和底恰好有清和底過當朱子所謂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  
那九分清和之偏處是也若以人之學夷惠者而言由那一分恰好之清和蚤  
是中而不可名之爲清和矣不由那九分過當之清和則不由其隘與不恭蚤  
已不是由夷惠矣



